

著 生 卜 易

莊 馬 士 羅

譯 量 伯 劉

海 上

行 印 會 究 研 術 學

1 9 3 4

銀
三
角

民
世
年
九
月
購
行
商
坊

易生
卜量
劉伯譯著

羅士馬莊

學術研究會總會印行

再版贅語

此劇有各種文字的譯文，中文除我翻譯而外，却沒有別人譯牠。三年以前有幾位友人把這譯品在北平印行，間而不久，已沒有多餘的了。現在學術研究會的會友李壽彭同志說：此可再版，作為會中出版物之一。我甚同意，因添寫這幾行字。

一九二九年十月三十日 在首都

小引

自新青年出過易卜生號，凡愛讀書的人們，想有一部分已經知道易卜生是個何等樣的人和他在文壇上所佔的地位。用是譯者不來多述。現在的範圍，却只及於羅士馬莊 Rosmersholm 劇本。這劇是他於一八八六年在捫循 Minchen 寫成，係描摹當日政治的情景。倘將著此劇之前十年或十二年挪威政黨對於憲法的擾攘一加追敘，聰慧的讀者自能領會。

一八一四年，挪威憲法給瑞典挪威王以議會議案之否決權，但如議案相連三次在三年議會中通過，國王即不認可，也得成爲法律。此法施行到一八七〇年，以後自由黨的勢力漸盛，其情乃爲之變。因一切立法權和財政權皆定自議會，閣員不得在其中列席，且閣員除對國王外不負他種責任。所以多數自由黨在議會的提案，往往被一保守黨內閣所阻撓而無法干涉。一八七二年，閣員須列席議會的案

件，得八十對二十九之五十一票多數通過於議會，而國王竟加否認。但此案以後更繼續三次在議會通過，末次更得九十三對二十之七十三票多數的表決；但國王歐斯嘉Oscar 宣言，凡關於憲法的變動，國王有絕對否決權，復將此議決案加以否認。一八八〇年六月九日議會公佈議決，指此議決案雖經國王否認，而根據憲法也得成爲法律。國王仍置諸不理，由閣員建議，宣佈不獨關於憲法問題，即關於補充的準則，國王有絕對否決權。於是把議會激惱了，竟相率採用憲法上最後的手段。彈劾閣員於王國最高法院，此法庭由上院（議會中之內部委員會，執行上院職務。）和大理院的法官組織之。政治鬭爭極烈，對最高法院的組織，尤啓最大的爭端；但自由黨勢力磅礴，行動全得如意，所有閣員均被免職而罰鍰。至此國王纔假表同情於議會，選擇極右黨的人物組織新閣。惟此派秉政，事實上仍難呈樂觀，相傳國王尙欲圖最後一擲，却被智者勸阻。等他決心顧全大局而退讓，時間已不算早了；一八八四年六月二十六日，詔令自由黨二十多年的議事領袖司斐

德魯 Johan Sverdrup 組閣，該氏充許，遂解決了這一場憲法戰爭，自由黨算佔了最後的勝利。

一八八五年夏，正逢這一場政治戰爭閉幕，易卜生末次歸遊挪威。據野格 Henrik Jørgre 的記載說：「當易卜生最後還鄉時，政治戰爭業已結束，可是惡潮澎湃，仍能令他驚駭，甚至還有流言時常中傷及他，因念紛爭好像沒有止息的一日，心裏着實難過。並且感傷現在的仇讎，大半都是以前的密友，如今各行其是，各固其見，我虞爾詐，決非國家之福。他既具這種憤慨，所以每每發出激烈的言談，至稱挪威所住的不是二百萬人，直是二百萬貓犬。這類的感想，在羅士馬莊劇中描寫黨派分歧，就看得得到，失敗者的悽苦，以克羅爾作代表；戰勝者的趾高氣揚，不願開誠佈公，由摩登司高充芻形。全劇用意至為精深，非僅表顯政治一端的感想。然政治情勢實是全篇背景，黨派的惡毒，寫得非常生動。羅士馬自然是此劇的主人翁，他是志氣堅定立意向上的人，即狐媚險詐如呂貝加的女子，

與他同處，也被他的人格感化而視死如歸，他真是一個在易卜生理想中的人物。

我譯此劇，係據英人亞基爾 Charles Archer 的譯本，偏於直譯，得友人于世秀君整理一過，便覺流暢。我要對於君表示相助整理的謝忱。

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九日譯者記于柏林

羅士馬莊

劇中人

蔣勒斯羅士馬 Johannes Rosmer. 羅士馬莊的主人，退職牧師。

呂貝加維司德 Rebecca West. 住在羅士馬的家裏。

克羅爾校長 Rector Kroll. 羅士馬的內兄。

歐立克本底爾 Ulric Brendel.

彼德摩登司高 Peter Mortensgard.

西爾斯夫人 Madam Helseth. 羅士馬莊的女用人。

此劇的地址在羅士馬莊，這是一個舊家庭，其位置與挪威西部濱海的一個小城相近。

第一章



(佈景)在羅士馬莊的客廳，室雖舊式而寬闊，並很安妥，前面右邊火爐上裝飾些新鮮赤楊枝和野花；後面的右邊有一門，開摺門可進廳房，左有一窗，窗前雜植花木。火爐側旁有一棹一沙發一安樂椅。牆上掛着古今牧師官吏和政府穿制服的官吏像。窗和進廳房那道門和在那邊的房門都是打開的。外邊能看着一排老樹的蔭道直通農場。此時正是夏天的傍晚，太陽恰落以後。

(呂貝加維司德坐在窗前那把安樂椅上編織一條白色毛織的大圍頸巾，這時快要作好了。她常從植物簇葉中望出去，好像期待甚麼似的。不一會，西爾斯夫人即從左邊進來。)

西爾斯夫人 我想這時起手擺晚餐好麼，小姐？

呂貝加維司德 是，請做，現在牧師也快回來了。

西 小姐，你坐在那裏，不覺得當風嗎？

呂 是，這裏是有一點當風，或許你把窗子關上好點。

西 (開了進廳房的門走到窗前) 怎麼，那不是牧師走過那裏嗎？

呂 在那裏？(立起來) 是，那是他。(藏在帷後) 站在旁邊，不要使他看見我們。

西 (從窗前退回) 你想想，小姐，他又起手繞那磨坊溪的小路了。

呂 前天他也是走的那條路，(從帷與窗眶中間往外望) 但讓我們看，或者——

西 他願冒險過那小橋嗎？

呂 所以我要去看他。(略歇) 不。他折回了，他又走上面大路了。(離開窗子) 繞一條長路。

西 親愛的上帝，是的。無怪乎這牧師在上橋之前要兩次思想。在這個地方，像那樣的事已經發生了——

呂 (折疊起她的工作) 他們離不開他們的死者在這羅士馬莊裏。

西 現在我該說，小姐，惟獨是死者不願離開羅士馬莊。

呂 (看着她) 死者麼？

西 是的，死的人幾乎不能與他們活着的人分離。

呂 怎麼使你有這種奇想呢？

西 好，若不是這個，我想那裏是沒有白馬了。

呂 現在白馬的故事究竟怎麼樣呢，西爾斯夫人？

西 哦，我不愛講這個；並且你是不信這類事的。

呂 然則你是相信這個麼？

西 (走去關窗子) 現在你是和我開玩笑了，小姐。(向外看) 怎麼，羅士馬先生不是又上了磨坊溪的小路嗎？

呂 (向外看) 在那裏的那個人？(走近窗前) 不是，那是校長呵！

西 是的，不錯。

呂 我好歡喜呵！你看，他是到此處來了。

西 他一直過那小橋，他已走過了。但是她是他的妹子，他自己的肉血。好，我

要去擺晚餐了，維司德小姐。

（她從右邊出去。呂貝加在窗前站了片刻；即向外微笑並點頭。天色到此時愈見黑了。）

呂（走向右邊的門）哦，西爾斯夫人，你可以格外多給我們作一點菜吃晚飯，你知道甚麼是校長最愛的。

西（在外答應）哦，是的，小姐，我注意就是了。

呂（打開通廳房的門）你終於！我是如何的歡喜看見你呵，我親愛的校長！

克羅爾校長（進廳房，放下他的手杖）多謝，我不致於打擾你麼？

呂 你？怎麼你要這樣問呢？

克（走進來）還是照常的和氣。（四下一看）羅士馬是在他樓上的房內麼？

呂 不，他出外散步去了。他今天比平常在外面長久一點；但現在快回來了。

（招呼他坐在沙發上）你願坐下候他回來麼？

克 (放下他的帽子)多謝。(坐下，舉眼視他的周圍)怎麼，你把這舊屋子修飾得好啊！到處都有花！

呂 羅士馬是愛新鮮而正長的花繞着他。

克 并且你也是這樣，你不是麼？

呂 是的；花能使我有一個歡喜的感觸。然而直到最近，我們不能有花。

克 (點首作愁容)是的，爲着可憐的比達，花的香氣是太多了。

呂 花的顏色，也足使她昏迷——

克 我記得，我記得。(輕一點的聲音)好，這裏的事情又怎樣呢？

呂 哦，各樣事都很平常，天天都是差不多。——你怎麼樣？你的妻呢——？

克 咳，我親愛的維司德小姐，不要談論我的事務。在一家裏，不是這個，就是那個，常有多少不如意的；特別是在現在的時候。

呂 (路停一停，坐在沙發旁邊的一把安樂椅上)在一個假期裏，怎麼你一回也

不到我們這裏來呢？

克 哦，把自己做成一個厭物是不行的——

呂 你若知道我們如何的思念你——

克 那個時候我到別處去了——

呂 是的，最後一兩星期，我們聽得你到政治會去了。

克 (點頭) 是，你的意思怎麼樣？你想我借大年紀，還要去當政治播弄家嗎？

哼！

呂 (微笑) 好，你是常常好作播弄家的，克羅爾校長。

克 是的，我不過以為私下的消遣。但是從此以來，不能當作玩意事了，我能告

訴你——你常看急進派的報紙麼！

呂 哈，是的，我親愛的校長，我不能否認這個——

克 我親愛的維司德小姐，我沒甚麼反對他的話——沒有事涉及於你。

呂 不，自然是沒有的。一個人總歡喜知道時事是怎麼樣——才不至於時代落伍

克 若是兩黨相爭，自然不能期望你們婦女加入那一方面去活動——我可說這是

內亂——即是在我們中間的忿怒。——但是我想你已經看到。黨中的首領。

是如何的待遇我！他們敢來和我挑戰，又是如何不名譽的苛苦我！

呂 是的，據我看來，你所施的也和你所受的是一個樣。

克 雖是我說那可不應該，然而我却做了，我現在是嘗血，而他們也快要覺得收他們的代價了，我不是不講報復的人——（停止）但是來，來——今晚我們可以不必談這個太苦悶太乾燥的題目

呂 哦，不，我們不要談這個。

克 現在告訴我——現在你孤孤單單的住在羅士馬莊，你覺得怎麼樣呢！在可憐的比達死後——

呂 謝謝你，我是很好。自然一個人住在這裏，有時是覺得非常寂寞——一個大的憂愁和眷戀。但是別的——

克 你留住這裏嗎？我的意思，永久的。

呂 我親愛的校長，住與不住，我真是還沒有想到這一層。我現在還要用這個地方，好像我是附屬於這個地方的。

克 怎麼，你自然附屬在這個地方。

呂 好久了我和羅士馬先生都相處得下——我想再長一點，我也可以在此停留。

克 （以有感情的眼望着她）你可知道，——像你這樣做，是一件很好的事爲別人而犧牲了婦女所有的韶華年紀。

呂 哦，我活着還應該有甚麼別的事？

克 第一層，你對於你癱瘓辛勞的義父，應有不懶怠的供養——

呂 你不要想維司德博士是像我們同在麥馬克的時候那樣辛勞。不過是往彼處所

經過的艱苦航程，使他身體軟弱了。但在我們到此以後——哦，是的，在他去世的兩年前，他確是勞苦極了。

克 在那年以後，你不更覺困苦麼？

呂 哦，你怎麼能這樣講呢？我是很憐愛比達——當可憐的事使他很憂愁時，我必須小心而容忍。

克 你能這樣的體貼她，你是多麼和氣親熱呵！

呂 （移近一點）我親愛的校長，你說話如此熱心和誠實，我是相信那背景裏必定沒有藏着不友誼的感情。

克 不友誼的感情麼？怎麼，你是什麼意思？

呂 好，這也是自然的，你很高興見一個外人來管羅士馬莊的事。

克 怎麼，怎麼在世界上——！

呂 但你是沒有這樣的感情。（握着他的手）謝謝親愛的校長，謝你又謝你。

克 怎麼世上竟有這種觀念在你腦子裏！

呂 當你過訪稀少的時候，我就有一點恐怕的心。

克 你是完全錯解了，維司德小姐，除此以外——也沒有一點重要的變更。雖可憐的比達在時——在她最後不快意那一天——也是你獨自——管理各事。

呂 這不過是在比達名義內代理一種事務罷了。

克 這到是可以的——你知道，維司德小姐，在我的一方面，勿論如何，我是沒有反對。若你——但我想我不必說這件事。

呂 你不必說甚麼？

克 若事是這樣做，你就可占這空虛地位——

呂 我有了我願得的地位，校長。

克 實在是的，但不在——

呂 (嚴重的截着他的話) 不害臊嗎，克羅爾校長，怎麼你能坐着講這樣可笑的

事？

克 哦，好，我們的好將勒斯羅士馬，他彷彿想他比享結婚生活還要多些。但全是一樣——

呂 你真是太荒唐了，校長。

克 全是一樣——告訴我，維司德小姐——若這個問題是可允許——你是甚麼年紀呢？

呂 我是很抱歉講的，我已滿了二十九歲了，校長；我正在三十的年頭裏。

克 誠然，并且羅士馬他又是甚麼年紀呢？讓我看：他比我小五歲，現在他已經四十三歲了，我想這是不會錯的。

呂 (站起來) 自然，自然：不會錯的。——今夜你願在此處喝茶麼？

克 是的，多謝你；我想在此處停留。我有一些事願和我的好朋友講。——并且我設想，維司德小姐，這事在你必定以為是很有趣的。如果我以前所做的算

是好，到將來也還可以重做出來。

呂 哦，是的，不錯，——不錯。（握他的雙手）你是如何的親熱，如何的好
呵！

克 （嚴冷的）是我麼？哼！這不是他們在家裏同我說的。

（蔣勒斯羅士馬從右邊門走進來）

呂 羅士馬先生，你看誰在這裏？

蔣勒斯羅士馬 西爾斯夫人已經告訴我了。

（克羅爾校長站起來）

羅 （很慢而很柔和的，與他握手）我親愛的克羅爾，我很歡迎你重到這屋子。

（用手放在克羅爾的肩上，并對着他的眼睛看）我親愛的老朋友！我知道在我們兩人中間的事，遲早都必是全然妥當的。

克 怎麼，我親愛的朋友，你的意思是說你是太愚竟想像有甚麼事是錯誤了麼？

呂 (向羅士馬) 是的，恰是想，——畢竟這是我們的想像！

羅 這真是這樣麼，克羅爾？怎麼你如此完全的冷落我們？

克 (端重的低聲說) 因為我在此容易使你想到那不快意的時期，和——在磨坊溪內自盡的那條性命。

羅 好，這是很和霽的思想——你是常有深慮的。但這可十分不必。——來，坐在這沙發上。(他們坐下) 不是，我同你實說，想比達的觀念，於我沒有痛苦。我們每天都論及她。我們差不多覺得她仍舊在這屋裏一樣。

克 你當真這樣嗎？

呂 (點着燈) 是的，我們確然是這樣。

羅 這是很自然的。我們兩個都是深深念着她。并且我同呂貝——我同維司德小姐兩個見着她愁也替她發愁。我們沒有自責的地方。——所以我們有時念到比達也就很和緩而寬解了。

克 你們真是可親愛的好人，以後我願意每天都來看你們。

呂 (她在安樂椅上坐下) 哈，我們願你不要失言。

羅 (略為躊躇) 我親愛的克羅爾——我很願意我們的交誼永不中斷。自從我們認識以後，你天然的變作了我的顧問——自從我入大學以後。

克 是的，我常是引這件事為榮耀。但現在有些特別的事麼？

羅 有幾樁事，我要和你說，除去隱匿——吐露心腑。

呂 是的，不錯，羅士馬先生——我想這是更爽快些，——在老朋友中間——

克 哦，我告訴你，我還有多少話要和你談，你知道我已變成了一個武斷的政治家麼？

羅 是的，你已如此了，怎麼能到這步呢？

克 我是出於不得已，我不能再忍受了。現在急進派得了勢力，不易打倒——我聯合城內我們的朋友，鄙視他們的官級。我告訴你，這恰是最烈的時候！

呂 (無意的微笑) 你不想這已經稍遲了一點麼？

克 這是自然，若我們在河流發源點，阻遏水勢，一定是更好一些。但誰能先見呢？確實不是我。(站起來走上走下) 但現在我要睜開我的眼；因為叛逆的精靈已匍匐的進到學校了。

羅 進了學校麼？保得住不進你的學校麼？

克 我告訴你，這已——進了我自己的學校。不僅是想：我知道第六級的學生！無論如何，一定有好些人——組織一個祕密會社，已經過了半年；并且他們已被摩登司高的報紙收籠了！

呂 警報麼？

克 是的；這不是為將來政府中人作盡心竭力的幫助麼？但可怕的是伶俐的小學生成羣結黨的來反對我們。不過少數笨一點的學生是不在其內。

呂 你覺得這是很利害的麼，校長？

克 我覺得是呵！在我的全生事業裏，頗有妨害！（低聲）但我可以說我不注意這學校——往後還有更利害的。（四下一看）我想沒有人聽見。

呂 哦，沒有，自然沒有。

克 好，我必須告訴你，這嫉恨和叛逆已經匍匐的進了我的居室，——進了我自己不安家宅，他們是破壞我家庭生活的和平。

羅 （站起來）你說些甚麼？進了你自己的居室麼——？

呂 （走過向校長）我親愛的校長，又發生了甚麼事？

克 你相信我自己的小兒女麼——！簡括說，勞銳池是學校裏黨徒的首領；海爾塔用刺繡的紅書夾來貯藏警報。

羅 我却夢想不到，在你的自己屋裏——

克 不，誰能夢想到這一件事呢？在我屋裏，那是常講服從有秩序的——並且在那裏都很少有爭論的陰影——

呂 怎麼，你的妻也這樣的做麼？

克 怎麼，這更是很難令人相信的。我的妻平素對於我的意見和我的觀察，勿論事之大小都表同意——不過她太傾向愛厚兒女那一方面了，稍為一點小事發生，她就責備我，說我虐待兒女。好像這是不必——好，你看我家裏自相反對。但是我自然不願多說這件事。最好的是保持靜謐（旁皇室中）哈，好，好，好。（站在窗前負手於背向外看）

呂 （上前密告羅士馬，說話急而且低，不使校長聽見。）現在做這個！

羅 （也用低聲）不是今夜。

呂 （如前）是的，正是今夜。（走到桌前，她自己不停的弄那盞燈）

克 （向前來）好，我親愛的羅士馬，現在你知道這時代的精靈是如何投影于我的家庭和公務的生活呵！現在我不應當用所有利器去和這個很險毒很謬亂的精靈格鬥麼？我願與他爭鬪，請相信我去這樣做，用我的舌和筆。

羅 你這樣做，就能有阻擋惡潮的希望嗎？

克 無論如何，我應盡我的義務，若人民之擁護國家。我想凡有思想有愛國心的人，都應這樣做的。實在說——這正是我今夜到此處的主要理由。

羅 怎麼，我親愛的克羅爾，你是甚麼意思——？我能怎麼——？

克 你能幫助我的老朋友，請照我們所做的去做，借一臂之力，用你所有的力量。

呂 但是，克羅爾校長，你知道羅士馬先生是嫌厭公共的生活。

克 他必須打消他的嫌厭。——總之，你是太退縮，羅士馬。你坐在這裏被你的歷史的搜集把你自己拘囚起來了。我不願爲此說侮謾家乘等等的話；但是這已沒有工夫作這種癡愛了——倒覆呵！你不能想像國家的事全是過於鄉間的事。那是很難有一種簡單承認的意見，可以解此紛糾，若能將所有的錯誤根本剷除，那是極大的事蹟了。

羅 我不疑惑此事，但我願作擔任此事的最後一人。

呂 並且我想羅士馬先生必定擴大他尋常的觀察。

克 (很驚異) 擴大麼？

呂 是的，或者更自由些，若是你願意——少固執一點。

克 這是甚麼意思呢？羅士馬——你真不是這樣的軟弱，豈因暴徒領袖暫時的勝利，你就受了影響麼？

羅 我親愛的克羅爾，你很少知道我理會政治。但我深知最近幾年之內，人民對於政治也大大的開始表示思想的獨立。

克 誠然！你承認這是一種進步麼？但無論從那方面說起，你是十分錯誤了，我的友朋。所有此地和城內急進派的意見，真無公正之可言，他們的智慧真是不多不少的全寫在警報上了。

呂 是的；摩登司高大有影響於各處人民。

「克 是的，恰是想這個！一個以前作事不正當的人——一個因不道德的行爲被人取消校長資格的傢伙！像這樣的人，竟做人民的指導者！並且也要成功！實際成了功！我聽說他還要擴充他的報紙；我確實知道他還用心尋找一個有能力的幫助人。」

「呂 我奇怪你和你的朋友爲甚麼不去反抗他。」

「克 這恰是我們要做的。我們今天收買了州報；金錢問題是沒困難，但——（轉向羅士馬）現在我說到我的真實差事。真正的難點在指導這報紙——這編輯——請你說，羅士馬，爲正義起見，你不覺得這是你應擔任的義務麼？」

「羅 （類乎驚愕）我！」

「呂 哦，你如何能想這一件事呢？」

「克 我十分明白你是嫌厭公共的集會，並且你不願受他們議論的。但一個編輯的事，是少於應酬，或者頗——」

羅 不，不，我親愛的朋友，你不必要我去做這件事。

克 我也很願意自己去作這種文雅的工作，不過我不能去經理牠。我已有不少的鐵熔在火中了。但你是沒有職業的束縛，——自然我們也可盡力的幫助你，

羅 我不能，克羅爾，我不適宜於這事。

克 不適宜？這正是你說，你父親爲你選生活時——

羅 我是不錯的。所以我把牠辭卸。

克 哦，若你當這編輯如你當牧師那樣好，我們也就無怨言了。

羅 我親愛的克羅爾，我祇告訴你這一次了。——我不能做這事。

克 好，無論如何，你必將你的名字借與我們。

羅 我的名字麼？

克 是的，單是蔣勒斯羅士馬的名字，已足爲報紙抬色，其餘我們一般人都已認你爲同黨了。——實因我聽人稱我爲一個不畏危險的狂徒——所以若用我們

自己的名字去辦這報，必不能博一般懷疑者的信仰。至於你，却是相反的，你是常在局外，人人都知道你的仁慈，並尊敬你的純厚。——你的志趣優雅；你的操行純潔。并且大眾仍然尊敬你以前的牧師地位和尊嚴的家世。

羅 哦，我的家世——

克 (指着畫像) 羅士馬莊的羅士馬氏——牧師與軍人；居高位且有信用的政府長官；他們各各都是表表的君子，將近兩世紀以來，這一族在這區裏，全占高尚的地位。(把他的手放在羅士馬肩上) 羅士馬——你自己的家世既有聲望，你在社會中素來又為衆人尊崇，你很可出來參與這事。(回轉過) 你以為如何，維司德小姐？

呂 (她緩緩的暗笑) 我親愛的校長，拿這些事激動我，好像極端的滑稽一樣。

克 你說甚麼？滑稽麼？

呂 是的，滑稽。請你讓我直率講——

羅 (急說) 不，不，靜着！不是現在！

克 (從這一個看到那一個) 我親愛的朋友們，世界上甚麼——？ (截斷他自己的話) 嘿！

(西爾斯夫人出現於右邊門道中)

西 那裏有一個人走到廚房過道來，他說要見牧師。

羅 (慢慢說) 哈，好極了，請他進來。

西 到客廳麼？

羅 是的，自然。

西 但是他不像常到這客廳的客人。

呂 怎麼，他是甚麼樣呢，西爾斯夫人？

西 哦，他是在這裏不常見的，小姐，這是實情。

羅 他沒有說他的名字麼？

西 是的，我想他說他名叫黑克滿，或近乎這一類的。

羅 我不認識叫這種名字的人。

西 並且他又說他又叫歐綴克。

羅 (驚訝說) 歐立克——黑提滿！是這樣麼？

西 是的，是這樣的——黑提滿。

克 我以前確是聽見過這種名字——

呂 這個名字不是常寫在——這奇怪的人——

羅 (向克羅爾) 這是歐立克本底爾的假名。

克 這個壞蟲歐立克本底爾——這自然是牠。

呂 那麼，他還活着。

羅 我聽說他是和遊蕩的戲子們在一塊混。

克 我最近聽得，他是住在反省院裏。(這是懲治遊蕩不法之徒的地方。)

招呼他進來，西爾斯夫人。

西 哦，很好。（她走出去）

克 你真要讓這樣的人進你的屋子麼？

羅 你知道，他是爲我作過教師的。

克 是的，我知道，他教了你一腦子的革命觀念，所以你的父親才要提馬鞭子將

他驅逐出門。

羅 （受一個悲苦的感觸）我父親是一個嚴厲的軍官，即在家也如在他聯隊裏。

克 感謝他，爲這件事認真起來。羅士馬——好呵！

（西爾斯夫人爲歐立克本底爾開右邊的門，讓他進來後，她就將門關好退去。

他是一個鬚髮蒼白的溫雅人；雖有點頹唐，但行動諳練，穿普通旅行衣服，大衫磨損見絲，靴子也快破了。沒有襯衣可見。戴一雙黑手套也快壞了。一頂柔軟垢膩的帽子，夾在他臂下，他左手中拿一條粗手杖。）

歐立克本底爾（起初傷促不安，隨即急走向羅士馬伸出他的手來。）晚安，蔣勒

斯！

克 原諒我——

本 你期望再看見我麼？並且又是在這個憎厭的圍牆裏面？

克 原諒我——（指一下）那裏——

本 （轉身）對的，那裏是他。蔣勒斯——我的小子！我最可愛的——

羅 （去握他的手）我的老教師。

本 雖然在某種痛苦的紀念，我却不能經過羅士馬莊也不來略看看你。

羅 現在這的是熱心歡迎你，這是確定的。

本 哦，這位嫵媚的女郎——？（鞠躬）自然是羅士馬夫人。

羅 維司德小姐。

本 可推定是一位近親。那邊是誰——？牧師的兄弟，我了然了。

羅 克羅爾校長。

本 克羅爾？克羅爾？且慢！——你年紀小的時候，你不是一個學文學的學生嗎？

克 自然是的。

本 了不得，那麼我知道你！

克 恕你——

本 你不是——

克 恕我——

本 ——迫我出辯論俱樂部的無理暴徒之一麼？

克 很像，但不是很相識的。

本 好好！隨意，博士先生。對我全都是一樣的，勿論他怎麼，歐立克本底爾是記下這個人了。

呂 本底爾先生，你是要進城去嗎？

本 你要壓下這個話，仁慈的女郎。在某時期，我是爲着生存不得不躲避那種攻擊。那是反乎天性；但——最後——必須不避——

羅 哦，但是我親愛的本底爾先生，你必須允許我幫助你，勿論怎麼，我確信！

本 哈，對於我這樣提議！想用繩索來束縛我們麼？決不，蔣勒斯——決不！

羅 但你想在城內去做甚呢？相信我，你不容易到那兒去尋——

本 這要聽我去，我的小子。問題已經決定了。我誠然是站在此處你面前，我却
是從事於濶大的政治戰爭——把以前所有的衝程加在一起還比較要濶大些。

（向克羅爾校長）我敢問這大教授——在我們——你有一個適當的，有名的，和廣大的公共廳房在你貴城之內麼？

克 工人協會的廳房最大。

本 並且這位大教授在這確實而多仁慈的協會裏有些官場勢力麼？

克 於我沒有一點關係。

呂 (向本底爾) 你應該請求於彼德摩登司高。

本 恕我，女郎——他是怎麼一個獸子呵！

羅 你爲甚麼把他當成一個獸子呢？

本 我不能立刻以一個屬於平民的名字相告麼？

克 我不會期望有這個回答。

本 但我願抑制我的嫌厭。那是沒有別的事爲這個。當一個人——如像我——站在他的事業回轉點上——這是已定妥了。我願臨近這種單獨的——願公開人的談判——

羅 你真是站在一個回轉點上麼？

本 確實的，我自己的孩子該知道，他站在可站的地方，歐立克本底爾常常實實的，嚴肅的站着。——是的，蔣勒斯，我將要變作一個新人，要把從前保持

的謙讓一掃而空。

羅 怎麼呢？

本 我將取一個有強權的生活，一步一步往前進；以固守我自己。我們恰居在暴風雨當中，一個春秋分時節的風暴——我將貢獻我的微物於解放祭壇之上，

克 你也麼？

本 (向衆人)地方的民衆也都習知我的不尋常的著作麼？

克 不，我必須公直自認這——

呂 我讀了幾篇，那是屬於我義父的，

本 美麗的女郎，可是荒廢了你的時間了，我告訴你，那是太無價值的，

呂 真嗎！

本 你讀過的真是這樣，我的真正的重大著作，沒有男子或女子知道的，沒有一個人——除非我自己。

呂 那是怎麼呢？

本 因為還沒有著。

羅 但是我親愛的本底爾先生——

本 你知道，我的蔣勒斯，我是有一點奢侈——是一個精細的品味者，我天天這樣做去，在寂寥之中尋我快樂，因此我覺得愉快更加倍——加十倍。所以當好夢襲來而纏繞我時，——那新鮮的，虛渺的感人深遠的思想就發生在我腦子裏，並且飄揚動盪出於意料之外，我即採來編成詩歌，幻像或圖畫赤裸裸不加修飾，你是知道的。

羅 是的，是的。

本 在這個時候，我赤裸裸的把奇妙難測的創造出來，我是如何的歡喜。如何的狂樂呵！——稱讚感悅，名譽及桂樹花圈，——所有這些，我都歡歡喜喜的收集起來藏在我自己隱秘的心裏，——哦！我是如此浩大，如此狂烈，飽嘗

不可形容的快樂——！

克 哼！

淵 但是你爲何一點也不寫出？

本 沒有一個字。這種無味的勞苦抄寫，令我生一個作嘔吐的厭惡，我既可以享受他們的鮮潔，又何必故意沾污這種意見呢？但現在是應當貢獻出來。我覺得像一個母親把她的女兒交於她丈夫懷抱裏一樣，但我願同樣的貢獻出來，我願犧牲這些理想於一個解放祭壇之上。細心一些寫出激昂的講演——使他遍於全國——！

呂 (快活起來) 這是你的尊貴處，本底爾先生！你將你最貴重的物品貢獻出來。惟一的事。

呂 (有趣的看着羅士馬) 有多少人做這樣多的事——誰敢做這樣多呢？

羅 (轉看) 誰知道？

本 我的聽衆被感觸了。這於我是很高興的——所以現在我願繼續努力進行。可是還有一件事（向校長）你能告訴我，校長先生。——住城內有一個禁酒會社？那果然是一個能完全將酒禁絕的會社麼？我須暗中一問。

克 是的，有一個，我就是會長，願爲你盡力。

本 我已從你臉上看出來了呵！好，我想這是不可能的，即是我可以把加入於你名簿之中，作一星期的會員。

克 對不住我們不能收一個星期的會員。

本 好極了，皮打果琦先生。歐立克本底爾決沒有鑽身於那種會社。（轉身）但我不願在這個富於紀念的屋子內停留。我一定要進城去尋我的適當寓所了。我想那個地方是有一個合宜的旅館。

呂 在你去之前，你願吃點東西麼？

本 屬於甚麼種類呢，慈悲的女郎？

呂 一杯茶，或——

本 我謝我寬大的女主人——我常是嫌惡侵占私人的款待（攔他的手）告辭了，女郎們和紳士們！（走向門又走回來）呵，但現在——蔣勒斯——羅士馬牧師——
——因我們舊日友誼之故，你願爲你以前的教師幫 點忙嗎？

羅 是的，很願意。

本 好，然則借我——用一天或兩天——一件洗過的襯衣和一雙袖口。

羅 不用旁的麼？

本 你看我這回是走路來的，我的箱子跟着就寄來。

羅 十分對，但那是不用旁的麼？

本 好，你知道，——你或者借一件舊式的，壞一點的夏季外套與我。

羅 是，是，這確可以。

本 若有一雙合式的靴子也隨這外套同拿來——

羅 我們也願照辦，請你讓我們知道你的住址，我們願將這些東西與你送去。

本 到可以不必，我願自己拿，這是不麻煩的！我願帶這些東西同我一齊去。

羅 隨你的便罷！你同我上樓去拿。

呂 讓我去，西爾斯夫人和我願做這個。

羅 我不願麻煩這高明的女郎——

呂 哦！無意思！來罷，本底爾先生。

(她由右邊出去)

羅 (留住他) 告訴我！沒有別的事我能為你幫忙麼？

歐 我確信沒有別的了。可是，是的，完全宣布罷——現在我想這個——！蔣勒

斯，你衣袋裏可有八個可郎(銀幣名)麼？

羅 等我看看(開他的錢袋)這的有兩張十可郎的鈔票。

本 好，好，別當心，我能拿這個的，我可以拿進城去兌換。現時謝謝你，你記

着你是借兩張十可郎的鈔票給我。晚安，我親愛的小子！晚安，可敬的先生！

(由右邊出去。羅士馬送他後即將門關好)

克 仁慈的上帝——歐立克本底爾是這樣的人，一次就期望這麼多的東西。

羅 (靜穆的)至少他在自己方法中有勇氣以維持他的生活，雖然，我不想是取這樣一點小東西就算了！

克 甚麼？像他那樣的生活！我幾乎相信他把你的頭腦弄新了。

羅 哦，不然，現在在各方面我心中總是十分明白的。

克 我願相信這個，我親愛的羅士馬。你是這樣容易感動的。

羅 讓我們坐下，我願和你談談。

克 是的。我們坐下。

(他們坐在沙發上)

羅 (略爲停頓) 你不想我們在此處度快樂和舒服的生活嗎？

克 是的，你現在的生活是快樂和舒服——并且平穩，你到使你有了一個家，羅士馬。不過我自己的是失去了。

羅 我親愛的朋友，不要這樣講，凡是瘡口終有復元的時候的。

克 永不；永不。惡瘡總得再犯，這事情決不能像已往的。

羅 聽我說，克羅爾。我們作朋友已經有多年了。你想我們的友誼能夠爲此事打斷麼？

克 世界上沒有甚麼事能夠疏遠我們的，甚麼放到你的腦子裏去了！

羅 你於同一意見和觀察上下這樣的決斷力。

克 無疑的；但我們倆實際是表同意——至少也在重大的問題上。

羅 (低聲說) 不；不是現在。

克 (試要跳起來) 這是甚麼話？

羅 不；你要仍舊坐下，我懇求你，克羅爾。

克 這是甚麼意思？我不明白你，坦白的說罷！

羅 一個新夏又開花在我的靈魂裏。我又用眼看着牠重新生長。並且現在我是站在——

克 甚麼地方——甚麼地方，羅士馬？

羅 你的小孩子們站着的地方。

克 你？你！不能夠！你說你站在甚麼地方？

羅 奧勞銳池和黑爾塔同在一邊。

克 (點他的頭) 一個叛徒！蔣勒斯羅士馬是一個叛徒！

羅 你以叛徒稱呼我，我覺得很快樂——有強烈的歡樂。雖然我深能容許，可是我知道這個對於你確是極痛苦難堪的。

克 羅士馬——羅士馬！我決不能容忍這個！(他帶着憂容)在你心裏你想也能尋

着工作去幫助使這一塊不快樂的土地腐朽而凋零。

羅 這是解放的工作。我願意幫助的。

克 是哦，我知道了！這即是惡魔和他們的被害者兩者所常說的，但你想從毒害我們全社會生命的惡潮裏可以期望尋出解放麼？

羅 我不愛這沸騰的惡潮；我也不愛這相爭的兩黨。我願試試聯合兩邊的人爲一起——盡我的力作去——並連絡他們能怎樣堅固就怎樣堅固。我願盡我一生所有的力量去做這件事——在本國之內創造真正的民主主義。

克 你不是想我們所有的民主主義已經充足了麼！依我說來，我們已從公平路上滾入泥污，那不過是暴徒所能繁昌之地。

羅 我現在正是要鼓勵民主主義，達到他真正的功用。

克 甚麼功用？

羅 就是使本國的人都做高尚的人。

克 全體人民麼——？

羅 必使愈多愈好。

克 用甚麼手段？

羅 自然是從自由他們的心思和澄清他們的意志入手。

克 你是一個作夢的人，羅士馬。你願自由他們麼？你願澄清他們麼？

羅 不，我親愛的朋友。我僅願試試激發他們做他們的功課，至於完成，就必須

靠他們自己。

克 你想他們能夠麼？

羅 是的。

克 用他們自己的力量麼？

羅 是的，沒有別人，確是用他們自己的力量。

克 (站起)這是牧師講道麼？

羅 我不更做牧師了。

克 好，但是——你小孩時代的信心呢——？

羅 我的信心也不在了。

克 不在了——！

羅 (站起)我已經拋却了，我是必須拋却的。克羅爾。

克 (遏制他的激動)哦誠然——是，是，是。我想一件事總是與別的一件事有關係的，你就是因這種理由就離開教堂嗎？

羅 當我把我的路途立地看清楚的時候——我自己確信這是空虛的誘惑，這一件事，我不能不做，又不願不做——於是我就去了。

克 因此你才在全時間內作你的工作！並且我們——你的朋友，是沒有聽着這件事。羅士馬——羅士馬——你悲慘的事實，對我們如何能夠隱藏呵！

我別的朋友，使你們痛苦。我想我可以在此地居住如以前的十分快活。我願讀書，把我自己埋在我所蓋過印的書籍堆裏。我願我雖在家中，却能顯明真實而自由的大世界。

克 叛徒！個個字可以證明是的。但是甚麼叫你全說出你秘密的叛逆呢？現在爲甚麼這麼確實？

羅 這是你自己逼迫我說出的。克羅爾。

克 我？是我逼迫你麼——？

羅 當我聽着你的政綱——當我讀所有你作的殘刻演說詞——所有你對於政黨辛辣的攻擊——並且你宣告他們的罪狀——哦，克羅爾，你想想這個——你——能這樣作！我的義務就到我眼前，在此競爭之內，人是愈壞了。和平，歡樂，和相互的寬容，應再入我們靈魂之內。所以我現在停止前進而將我自己的意見公開我也願意試試我的力量。你能否——從你那邊——幫助我做這事

，克羅爾？

在此生我決不願與破壞社會的暴行和解。

然則至少我們應以光榮的軍器戰鬥——因為我們必須戰鬥。

無論誰在生活的重要事體上不與我表同意，我就不認識他。我就不饒恕他。

對於我也這樣麼？

正是你要和我決裂，羅士馬。

但因此就可以絕交麼？

可不是麼？你和你所有的朋友都決裂了。你必定自取這個結果。

（呂貝加維司德自右邊進來，將門開寬一點）

現在他正是在路上作他的大犧牲去了。我們現在去用晚餐，你願去麼，校長？

（取起他的帽子）晚安，維司德小姐。我在此是沒有別的事做了。

（很熱心的）這是甚麼一回事呢？（關好了門走向前）你說了甚麼話？

羅 他完全知道。

克 我們不願讓你去。羅士馬，我們願強迫你回轉向我們。

羅 我決不能站在那以前我所站的地方。

克 我們應當看。你不是那離羣索居的人。

羅 然而不是我純粹的孤單，我們倆都要同受寂寥。

克 (一些疑惑現在他的臉上) 這又是——比達的話！

羅 比達的麼——？

克 (不假思索) 不，不——這是卑下的，饒恕我。

羅 甚麼？你是甚麼意思？

克 不要問。呸！忘記我。再見罷！

(走進門去)

羅 (跟着他) 克羅爾！我們的友誼，不應該這樣的結局。我明天將要來看你。

克 (在廳房中回轉) 你不要重踏我的門坎。

(他取了他的手杖去了)

(羅士馬在門道中站片刻，即將門掩好走向棹前)

羅 這是不不要緊的呂貝加。我們要看着，我們倆才是真朋友。——汝和我。

(此間的「汝」字，爲德文中之「Du」字，非親愛之極者不能有此稱呼，羅士馬和呂貝加兩人於

無外人時的談話，即用「汝」字互稱以表示友誼)

呂 當他說「這是卑下的。」你想是甚麼意思？

羅 不要講這個麻煩的事。親人，他自己心裏也混亂了，我願意明天去看他。晚安！

呂 今晚你這樣早就上樓去？待一會麼？

羅 今晚也和平常一樣，我覺得很慰藉，現在這是過去了。你看——我是十分恬靜，呂貝加，你也照樣的這樣恬靜罷。晚安！

呂 晚安，親愛的朋友！好好的睡！

〔羅士馬由廳房出去，他上樓的足音隱約可以聽得〕

〔呂貝加去扯火爐近旁的鈴索，不一會西爾斯夫人即從右邊進來。〕

呂 你可以把晚餐的東西撤了，西爾斯夫人，羅士馬先生甚麼都不要，校長也回家去了。

西 校長走了麼？甚麼事得罪了他？

呂 〔拿起她的編織物〕他說他想到或者有一番猛烈的暴風雨——

西 親愛，好奇怪呵！今晚天上並沒有半點雲。

呂 莫不是他遇着了白馬呵！我怕我們不久快要聽見一些事從這個妖怪了。

西 上帝保佑你，小姐不要講這些怕人的話。

呂 好，好，好——

西 〔柔和的〕你真想有人快去了麼，小姐？

呂 不，怎麼，我應這樣想嗎？但世上是有許多白馬呵，西爾斯夫人。——好，

晚安。現在我要回我屋子去了。

西 晚安，小姐。

（呂貝加拿着她的編織物從右邊出去。）

西 （將燈擰下，搖她的頭并含糊的對她自己說）上帝——上帝——維司德小姐呵！
這事是她說的呵！

第二幕

(佈景) 蔣勒斯羅士馬的書房。進門在左。後面是懸着一張幔子的一條門道，
通羅士馬的寢室。右邊是一窗，窗前放一張寫字台，上面鋪列書籍和新聞紙。
箱子和書架安放屋內。家具簡單。左邊有一舊式沙發，在沙發前有一張桌
子。

(蔣勒斯羅士馬穿一件吸烟的短外衣，坐在寫字台旁邊的一把高背椅上。他
拿着一本小冊子在那裏翻剪篇頁，並隨意的披讀。)

(左邊門上有剝啄之聲)

羅士馬 (沒有動) 進來。

呂貝加 (進來，她所穿的是早晨的外衣) 早安。

羅 (翻小冊子的篇頁) 早安，親愛，你要甚麼東西？

呂 我只打聽你睡得好不好。

羅 哦，我睡的很平安很舒服。也沒有做夢——（轉過）你呢？

呂 是的，謝謝你——到早晨——

羅 我不知道我現在怎麼有這樣的快活。我是很歡喜，我最後可以說出來。

呂 是的，你不應當老閉着口，羅士馬。

羅 我自己也不明白怎麼我這樣的膽怯。

呂 這個正不是膽怯的——

羅 哦，是的，親人。——當我想出這件事來，我覺得到底有點膽怯。

呂 凡有勇氣的人，最後都能奮勇前進。（坐在寫字台旁邊的椅上，與他離得很

近。）現在我可有些已經做了的事告訴你——但是你不必煩惱我。

羅 煩惱？你怎麼能想——？

呂 好，這或者是我過於武斷了。但是——

羅 說給我聽罷。

呂 昨天晚上，當歐立克本底爾出發的時候，——我給他一張條子交彼德摩登司高。

羅 (一點疑惑) 怎麼，我親愛的呂貝加——可是，你說的甚麼？

呂 我說他應該為你服務，要是他能照着這不幸的人一點，並且勿論如何他都應盡力幫助他；

羅 親人，你不應當做這個。你祇是使本底爾吃虧。且摩登司高不是願意幫我忙的人。我們中間的舊事，你是知道。

呂 但你豈不想和他重把交誼連好麼？

羅 我？同摩登司高？你的意思用甚麼法？

呂 哦，你知道你和你的舊友絕交，是有些不妥當。

羅 (望着她搖自己的頭) 你想克羅爾或任何別的人要試試來報仇麼？他們或者能

作詞——？

呂 在最激怒時，親人——沒有人能說一定。我想——應該仿取校長的法子——
羅 哦，你可以知道那人更詳細些。每每從經歷看來，克羅爾是個君子。今天下午
我要進城去和他談話。我願和他們全體談話。哦，你看這是如何的容易——

(西爾斯夫人從左邊門內出現)

呂 (站起) 甚麼事，西爾斯夫人？

西 克羅爾校長是在樓下廳房內。

羅 (急遽站起) 克羅爾！

呂 校長呵！奇怪——

西 他說他要想上樓來看羅士馬先生。

羅 (向呂貝加) 我怎麼告訴你？——自然他可以。(走到門口向樓下呼喚) 上來，親愛的朋友！我很歡喜見你！

（羅士馬站在門邊扶着門。西爾斯夫人出去。呂貝加往後拉拉門道前的幔子，更布置屋子裏的物品。）

（克羅爾校長手上拿着他的帽子進來）

羅 （用雅淨的口氣）我知道那不能是最後的一次！

克 我今天見事的見識，却與昨天大不相同。

羅 哈，是的，克羅爾；我確信你是這樣，現在你有時間去回想。

克 你完全的把我誤會了。（放他的帽子在桌上）這是極端重要的事，我願單獨向你說。

羅 怎麼，維司德小姐不可以嗎——？

呂 不，不，羅士馬先生。我願出去。

克 （將她從頭至足一看）我必須求維司德小姐原諒我不依時間來到此地——乘她不知的時候進來，她還未——

呂 (驚詫) 你是甚麼意思？你看我穿着早衣在屋裏，以為有甚麼不便麼？

克 上帝禁止！我不知道現在的羅士馬莊的習慣。

羅 怎麼，克羅爾——今天是你自己見外呵！

呂 允許我祝你早安，克羅爾校長。

(她從左邊出去)

克 得你允許——(坐在沙發上)

羅 是，克羅爾，坐下。讓我們作一個朋友的閑談。

(他自己坐正對克羅爾的那把椅上。)

克 從昨天到現在，我都沒有合眼。我足足想了一個通夜。

羅 今天你要講甚麼呢？

克 這是一個長故事，羅士馬。讓我從頭告訴你，這就是歐立克本底爾的新聞。

羅 他來拜訪你麼？

克 沒有。他投居在一個下等酒店裏——自然是和那班下流伴侶——站着飲酒談話。把那些錢用完。他又罵那班同伴是破落戶或下流種子——並且他是很對的——因此開怒了衆人，衆人就上前打他，將他推入小溝裏。

羅 然則他是很難匡正的。

克 他把外套也典當了；但是我聽說又有人替他贖回來。你猜是被誰贖出來的？

羅 或許就是你。

克 不；是被那有名的摩登司高先生。

羅 哈，誠然。

克 我明白本底爾先生的第一次拜訪即是找「獸子」和「庸人。」

羅 好，這是他的徽倅——

克 這固確是的。（凭過桌子向羅士馬）但爲我們以前友誼的原故，現在我特盡我的義務來勸告你。

羅 我親愛的克羅爾，能夠怎麼做呢？

克 即是這個：在這屋子內，你的背後有些事情起來了。

羅 怎麼你能這樣想？這是呂貝——在你的意思是指維司德小姐麼？

克 確是的，在她的那方面我十分明白。她在這裏好久了諸事都是任性。但凡同樣的——

羅 我親愛的克羅爾，你是完全誤會了。她和我——我們勿論甚麼事彼此都沒有隱匿的。

克 她會告訴你她擔任了做警報編輯者的通信員麼？

羅 哦，你是想她叫歐立克本底爾送去的那幾行字嗎？

克 然則你是把這事猜出來了。有此足以證明她和一個鄙陋的著作家生了一層關係。這個著作家沒有一週輕易放過不譏諷我，不當我是一個校長，也不當我是一個公民麼？

|羅 我親愛的克羅爾，我不想那一邊的事印入牠的腦中，不過她有她的完全行動自由，恰是如我所有的一樣。

|克 誠然？唉，無疑的這是出於你的新思想，照此看來，維司德小姐也受了你的現在觀察點的影響吧？

|羅 是的，她受了。我們倆正在真實友誼之中作向前直進的工作。

|克 (看着他而慢慢的搖他的頭) 哦，你瞎了，蠢惑的人！

|羅 我？爲甚麼你這樣講？

|克 因爲我不敢——我不願想更不好的。不，不。我不必講出來，——你與我的友誼真有價值嗎，羅士馬？我也期望？你不麼？

|羅 我確信這問題無回答之必要。

|克 好，但是別的問題須要一個回答——在你的一部分上應有一個完全的解釋，你願服從一種研究嗎——？

羅 研究？

克 是的；你願讓我問你某樁事，不致使你留着苦惱麼？你看——這是你叛教的事業——好，你的解放，爲你所說的——即爲你自己的緣故，有幾件旁的事，你必定爲我解釋。

羅 我親愛的克羅爾，你歡喜問甚麼，我是沒有隱匿的。

克 那嗎告訴我——你想比達自殺的真正最後理由是什麼？

羅 你對這件事還有些懷疑麼？你問的理由：是爲什麼一個不歡喜，無責任的病人可以這樣做？

克 你是確認比達的行動，是完全這樣的無知覺嗎？醫生是必不相信這個的。

羅 若醫生能夠如我那樣常常看着她，白天夜晚都聚在一塊，那他們就應該沒有疑惑了。

克 然則我也是沒有疑惑的。

羅 哦，不，不幸的，那真是沒有一點可疑惑的地方。我會以她的烈情的野狂告訴你，她的烈情是期望我回來。哦，他們如何的驚恐我！並且她更無原無故在最近的幾年常是答罵自己。

克 是的，她覺得她這一生必不會有小孩子的了。

羅 是的，是這樣想！如此可怕的苦惱在心裏，她自己也不能節制！我們如何能說她的行動是有責任的呢？

克 哼——你記得那時在你屋子內有些書籍是講婚姻的理論就依據以爲當日「進行」的意見嗎？

羅 我記得維司德小姐借過我一本這類的著作，你知道這是博士以他的藏書留給她的。但我親愛的克羅爾，你確不要設想我們是這樣疏漏使我可憐多病的妻得持着這類的意念？我敢鄭重的說，這不是我們的過失，這是她自己的病腦驅逐她入於野性的反常。

克 有一件事我必能告訴你；這就是要使可憐可悲過於柔懦的比達自殺，你才可以過快樂的日子，并且——如你的意願。

羅 (從他的椅子上聳起半身來) 你這是甚麼意思？

克 詳細的聽我說，羅士馬；現在我却能說這事。在她生存的最後那年，她將她所有的苦悶和絕望來向我談過兩次。

羅 是講這同樣的事麼？

克 不，第一次她是來宣佈你已入乖戾之途——即是你向你的神父打破信仰。

羅 (發怒) 照你所說是絕不能的，克羅爾！全然不能！你必定是誤會了。

克 爲甚麼？

羅 因爲當比達在的時候。我仍舊是與我自己的疑惑力爭。且這種爭鬥，我完全孤獨緘默。我不信呂貝加常——

克 呂貝加？

羅 哦，好，維司德小姐，這因我叫她呂貝加方便些的原故。

克 如此我是記下了。

羅 我是不曾想，比達如何能夠得着這種意念。並且爲甚麼她不對我講這事？她決沒有做——她決沒有對我說一個字。

克 可憐蟲——她懇切的請求我告訴你。

羅 爲甚麼你不講呢？

克 在彼時我決沒有片刻的疑惑她是出於無知覺的，猶如你歸罪反對的一個人一樣！以後她又重到我那來——約一月以後——這回她好像安靜一些；但到臨去的時候，她說：「現在他們可以快在羅士馬莊期待白馬了。」

羅 是的，是的。白馬——她是常說這個。

克 當我試去分析她心理，免去她如此憂愁的想像。她僅僅回答說：「我不信久活了，因爲蔣勒斯必定立刻要和呂貝加結婚了。」

羅 (差不多說不出話)你說甚麼——？我結婚麼——？

克 那時正是禮拜二的下午，到了禮拜六的晚上，她自己竟從小橋跳入磨坊溪。

羅 然何你決不預先告知我們——？

克 你很知道，她是常常的說她覺得她的死期近了。

羅 是的，我知道，但這全然是一樣的——你應該要預先告知我們！

克 我會想到這個的，但是太遲來不及了。

羅 但是以後怎麼你不講呢？所有這些事怎麼你一點也不講？

克 我想要怎麼告訴你纔好，纔不致使你多得煩惱？所以她說的話，我一點也沒有向你提及——一直等到昨天晚上。

羅 然則你的心志是改變了麼？

克 當比達說你要反教的時候，她豈不是看得很清楚麼？

羅 (堅定對視)我不明白這個。這件事在世界上是很難理解的。

克 不管難於理解或不難於理解——現在我且問你，羅士馬——在她別的過失裏，有好多是真實的呢？我的意思，是指最後的一件事。

羅 過失麼？那是一個過失麼？

克 或許你沒有注意她話的說法，她是要去了，她說——怎麼？

羅 即以爲我和呂貝加結婚——

克 這不是她的正確所說的話，比達所用是一個不同的言辭。她說：『我不能久活了；因爲蔣勒斯必定立刻要和呂貝加結婚了。』

羅 (看着他片時即站起來) 現在我明白你了，克羅爾。

克 然則又怎樣呢？你怎樣回答？

羅 (仍極力自行抑制) 如此的難聽——？獨一無二的回答，應該是指着這道門。

克 (站起來) 好得很。

羅 (站在他前面) 聽我說。因爲不止一年——自比達離開了我們以後呂貝加維

司德同我獨住在這羅士馬莊。這個時候，比達的過失是反對我們，這是你所知道的。但是我沒有看出來你有一點不贊成呂貝加住在這裏的意思。

克 我到昨天晚上才知道一個無信仰的人和一個解放了的女子——住在一起。

羅 哈！然則你不相信在無信仰和解放的人裏也可找出潔白的心志麼？你不相信道義可作他們本性中的一個自然定律！

克 對於教律裏尋不出的道義我是極不信仰的。

羅 你的意思是說到呂貝加和我麼？說到我們兩人的關係麼？

克 在自由思想裏實有最深的破隙。對於你們倆人我也是這樣的想——哼——

羅 又怎麼？

克 又自由戀愛——因為你們願意有這個的。

羅 (低聲說) 你向我講這個你不害羞阿！你是從我幼小的時候即知道我的！

克 正是因為這個理由，我知道你是容易受那般人民連絡的影響。並且這個你的

呂貝加——好，維司德小姐——我們知道她的確是很少，或竟全然不知道。

簡單說，羅士馬——我不願放過你，並且你——也要及早自救。

羅 救我自己？怎麼呢——？

（西爾斯夫人暗暗的從左邊的門出來）

羅 你要甚麼？

西 我要找維斯德小姐下樓去。

羅 維斯德小姐不在樓上。

西 不在樓上麼？（將屋內環望一次）好，這就奇怪了。（她出去）

羅 你是說——？

克 聽我說。我不是來這裏考察比達生時已經結束了的秘密歷史！！並且這個秘密可以仍舊往前進行的。我知道你的結婚是你一件頂不快樂的事；因為這個

你還有點借口的地方——

羅 哈，你知道我是如何的少呵——！

克 不要打斷我的話。我的意思是：若你現在的生活方法同着維司德小姐繼續下去，這絕對必須變更觀察——不快樂的背教——受她的惡影響，就應該緘默起來。讓我說！讓我說！倘若你愈壞的愈壞的下去，因上帝的原由，你可以隨意想隨意信天地間的事物。但你必須要保持着你自己的觀念。這是一個純粹自身的事，却無公開宣佈之必要。

羅 我覺得這個誤會和曖昧的位置有必須辯明之必要。

克 但是你有一種保守你的宗族傳下的習俗義務，羅士馬！記着這個。在羅士馬莊是如此說，從古以來傳下的倫理和秩序——是的，須得衆人欽佩，這即是爲最好的人民承認而嘉納的。全地方是掛着羅士馬莊的徽號。若是知道你破壞了羅士馬家中相沿的習俗，那就引導一般人入於悲憫惶惑之途。

羅 我親愛的克羅爾，在這方面我實在看不出這種事體來。

這裏傳下來的一點光榮和快樂，好像對於我是不可違背的義務。實在說羅士馬家族直是一代到一代傳留黑暗和壓制的中心。

克 (嚴酷的看他) 是的，爲你家族到是一番極有價值的終身事業！否則，羅士馬，讓如此的事自便罷了；你是做此工作最後的一人，你生來就是一個安閑的學者。

羅 也許如此。但我想須有一次在生活戰爭中取一部份的行動。

克 并且你知道你的生活戰爭的意思麼？這是與你所有的朋友起一個有關生死的競爭。

羅 (冷靜的) 他們不能像你這樣的狂信。

克 你是一個輕信人，羅士馬，你又是一個無經驗的人。狂風暴雨向你襲來，你就沒有鎮壓牠的力量。

(西爾斯夫人在左邊的門口向內望)

西 維司德小姐要知道——

羅 要知道甚麼？

西 樓下有一個人要尋牧師說一句話。

羅 是不是昨天夜晚到這裏的那個人？

西 不是，這是摩登司高。

羅 摩登司高！

克 哈哈！如此我們是道着了，是不是？——已經了！

羅 爲甚麼他要見我呢？怎麼你不打發他去？

西 維司德小姐讓我來問或許他可到樓上來。

羅 告訴他我正有事。

克 (向西爾斯夫人) 招呼他上來，西爾斯夫人。

(西爾斯夫人出去)

克 (取起他的帽子)我從戰場退隱——片時。但是這個主要戰爭仍舊是要戰鬥。

羅 在我的榮譽上說話，克羅爾——我是沒有甚麼事和摩登司高傲。

克 我不相信你。要是沒有題目沒有關係在上面，那以後我才相信你。現在正是血戰。我們願試試我們能不能使你不受傷。

羅 哦，克羅爾——爲何下作——你怎麼墮落到這樣下作呵！

克 我？並且你要想想你是否有權利來這樣告訴我！記着比達！

羅 還曉曉叨叨的說這件事麼？

克 不，你必定要從你良心上解釋磨坊溪的啞謎。——若你還有未解決的事。

(彼德摩登司高安穩的大踏步從左邊走進來，他是一個短小精悍的人，鬚髮微帶紅色。)

克 (用一個嫌惡的看)嘿，警報在羅士馬莊燒起來了！(扣他的外套)好，現在我於進行的事，一點也沒有疑惑了。

摩登司高 (冷靜的) 警報應常常點起燈做校長家中的引導。

克 是的，你是長久表示你的好意。不過真有一個命令支起虛謊的證據來反對我們的鄰居——

摩 克羅爾校長，不必在命令裏教訓我。

克 不常在第七號以內麼？

羅 克羅爾——！

摩 若我需要教訓，那就該去做牧師的事業。

克 (壓抑着憤恨) 牧師麼？哦，是的，不成問題的，牧師羅士馬，正是這個人。
先生們，希望你們好好的談判！

(走出去，用力將門反推掩)

羅 (用眼固定的看着關上的門，自己說) 好，好！這樣的做。(轉向) 摩登司高先生，你到此地來，願意以甚麼告訴我？

摩 實說，我是來看維司德小姐，我應感謝她。昨天收到她的友誼的條子。

羅 我知道她寫信與你，現在你看見了她麼？

摩 是的，僅一個短少時間。（冷靜的微笑）我聽見你在羅士馬莊有改變了觀察的消息。

羅 我的觀察有多少方面都改變了，差不多可以說是完全改變了。

摩 維司德小姐告訴我也如此，所以她想叫我上來和牧師談論一些事也是很好的。

羅 甚麼事，摩登司高先生？

摩 我可將你的觀察改變登載於警報之內麼——即是你與自由及進步的黨派聯合了？

羅 確然你可以，我還應該請你宣佈。

摩 如此我們願明天早上登出，使一般人知道羅士馬莊的牧師羅士馬在他的感覺內能連合光榮之軍隊的原故。

羅 我不十分明白你。

摩 我的意思即是把你這樣信仰基督教義的人引進來，一定可以把本黨的道德力加大。

羅 (略為驚訝) 然則你不知道麼——？維司德小姐也沒有告訴你麼？

摩 甚麼，羅士馬牧師？維司德小姐是非常之忙，她叫我到樓上，就從你自己方面聽那其餘的。

羅 好，如此我可以告訴你，我是從各方面完全解放了。我是打破了教堂內一切的儀式，此後他們對於我也沒有事了。

摩 (驚疑的望着他) 好，——要是天踢下來，我可不能多擔任——！羅士馬牧師，他是自暴自棄呵——！

羅 是的，我現在所站的地方，你已經多年站着了。這個你明天也可在警報之內登載。

摩 這個也登載麼？不能，我親愛的牧師——原諒我——談到這一方面的事我想是不聰明的。

羅 不談到這事麼？

摩 我的意思不是現在。

羅 我不明白——

摩 好，你看，羅士馬牧師——對於事之表裏你或許不如我所知道。但是以後你要加入自由黨——我是從維司德小姐聽得，你要想協力作活動的運動——我假定你當高興去服務，去作普通的和特別的政治運動。

羅 是的，這是我的素願。

摩 好；但現在我必須告訴你，羅士馬牧師，我要公然宣言不守教義，你就不管自己先束縛了雙手。

羅 你這麼想麼？

摩 是的；相信我，這樣作去，至少你必不能在此地方爲本黨多做事了。並且我們已經有許多自由思想的人，我差不多可說是很多的了。本黨現所需要正是基督教的一部分人，因爲這是人人都信仰的。這正是我們在困難中一部分的憂愁。因此我忠告你，凡不關公衆的事，暫時不要宣布。至少我一個人的觀察是如此。

羅 我明白了。然則若我公然自認我背了我的宗教，你就甚麼事都不願和我做麼？

摩 (搖他的頭)我豈敢，羅士馬牧師。我已經定過了一個規條。凡是不守教義的人或做反教的事，皆不得幫助的。

羅 然則你自己也回到教堂去麼？

摩 與別人無關係，但只我自己。

羅 哦，就是這樣。現在我明白你了。

摩 羅士馬牧師——你應該記着我——我是特別的——沒有完全自由行動。

羅 甚麼束縛了你？

摩 實在的，我是一個有記號的人。

羅 哼——誠然。

摩 一個有記號的人，羅士馬牧師。你，超過衆人，應該記着這個；我首先就應該道謝你，因為你會毀謗我。

羅 若我處現在的地位，我一定不像那樣無禮的彈劾。

摩 是的，我不欺惑這個，但現在是太遲了。你玷辱我一次，——就是玷辱我終身。我想你罕能明白這個意思。但現在你或許可以覺得你自己的暴烈了。羅士馬牧師。

羅 我？

摩 是的，你一定不想克羅爾校長和他的黨徒願意赦宥像你這樣背棄的人？並且

我聽見州報將來是要頂嚴酷的做，不日你就可以尋着你自己也是一個有記號的人了。

羅 摩登司高先生，在私人的事實，我覺得我自己超過了攻擊的地位，我一生毫無瑕疵。

摩 (冷靜的微笑)這是一句大話，羅士馬先生。

羅 也許，但我有權利使用這句話。

摩 雖然，你考查你自己的行爲，也如考查我的那一樣詳細麼？

羅 你的三寸舌太精妙了，你的暗示何在？有一定的界說麼？

摩 是的，有些事有界說，但是反對黨要知道這個，可是很壞的。

羅 好極了，你願意告訴我這事麼？

摩 你自己不能揣測麼，牧師？

羅 不能；確是不能，我沒有稀微的觀念？

摩 好好，我想我必須和盤將此事告訴你，即是我當職的時候，有一封從羅士馬莊發出的奇怪的信。

羅 你的意思是指維司德小姐的信麼？這是很奇怪麼？

摩 不是，講到那信是不奇怪的，但這是從那地方發出的另一封信。

羅 也是從維司德小姐麼？

摩 不是。羅士馬先生。

羅 好，然則從誰人呢？從誰人？

摩 從死了的羅士馬夫人。

羅 從我的妻！你得到一封信從我的妻！

摩 我曾得了。

羅 在甚麼時候？

摩 這是在羅士馬夫人臨死之前，或許就是在十八個月以前。所以我稱這封信奇

體。

羅 我想你知道在那時我妻的心志已染了病。

摩 是的，我知道多少人是這樣想。但是從那封信上我却看不出這個。當我稱之爲奇怪，我是另有感覺的意思。

羅 我不快樂的妻寫信與你是講世界上的甚麼事？

摩 我有這封信在家裏。她起頭說她是生活於極大的憂慮和恐怖之中；因爲有許多懷惡意的人圍繞此地，她說：他們沒有別的思想，但招惹你的煩惱和傷害。

羅 我？

摩 是，她是這樣說。此後就來到奇異的部分了。我應該繼續說麼？羅士馬牧師，

羅 無疑的你可通通告訴我不要隱藏。

摩 這個已死的貴婦請求我做豪俠。她說她知道是她的丈夫把我的教員位置打消

了。並且她懇求我如果不圖報仇真是很聖賢的。

羅 她如何能想你能爲你自己報仇呢？

摩 這封信說，若我聽着羅士馬莊惡行爲的流言，叫我不要相信。因爲這僅是一羣願意使你不快活的惡人所造出的。

羅 信裏就說這些事麼？

摩 先生，若你高興的時候，你可以看的。

羅 但是我不明白——？她想像的流言怎麼講呢？

摩 第一層，即牧師背棄了他兒童時代的信仰，你的妻於此有無限的反對。第二層——

羅 第二層？

摩 好，第二層。她寫來頗爲混雜，即是在羅士馬莊任何罪惡的好謀她全不知道，她決沒有作過一點的錯誤。並且若有這種流言的時候，她請求我不要在警

報內發表。

羅 沒有說出人名麼？

摩 沒有。

羅 誰交這信與你？

摩 我已允許了不要說這個人，交信與我時，是一個黃昏黑夜。

羅 在那時你若加以問訊，你就知道我那可憐不快樂的妻的行動，是完全沒有知覺的。

摩 我曾加以問訊，羅士馬牧師。但我須說，我沒有這種的感想。

羅 沒有麼？但你現在告訴我，這封不可思議的舊信，具有甚麼正確的理由？

摩 是要讓你必須極端加小心，羅士馬牧師。

羅 你的意思，是在我這一生麼？

摩 是的，你必須記着。此後你是一個有嫌疑的人。

羅 然則你十分決定謂我，必有一些隱祕的事麼？

摩 我不知道怎麼一個解放的人能夠完全禁制他活潑的生活。但是照我以前所說的，此後須加一番小心，倘或流言傳出，被反對黨得著，你可相信那自由的運動都要受害了。再見罷！羅士馬牧師。

羅 再見。

摩 我直接就到報館，并且把這事作成一大片新聞登入警報裏頭。

羅 是的；各種事。

摩 我願將大眾可以知道的事一齊登出。

（他鞠躬而出。當他下樓去了，羅士馬仍留站在門道中間，聽見外面關門的聲音）

羅 （在門道中間柔聲的叫）呂貝加！呂——哈。（大聲）西爾斯夫人——維司德小姐在那裏麼？

西 (從廚房中答應) 沒有，羅士馬牧師。她不在這裏。

(後面的幔子向兩邊拉開。呂貝加由門道中間出現)。

呂 羅士馬！

羅 (轉身) 怎麼！你在我屋子內麼？我的親人，你在那兒做甚麼？

呂 (走進向他) 我是在聽。

羅 哦，呂貝加，你怎麼能呢？

呂 我已聽了。他說這個很有惡意——即講我早晨的罩衣——

羅 然則當克羅爾在此時，你就在那裏嗎——？

呂 是的，我要知道甚麼是埋伏在他心坎裏。

羅 我應當告訴你。

呂 你確不能將他的話完全的告訴我，你不能照他那樣的說出來。

羅 然則各種事你都聽見了麼？

呂 差不多都聽見了，我想。當摩登司高來的時候，我會下樓去了一會。

羅 以後你又重回來了麼——？

呂 不要和我多講廢話，親愛的朋友！

羅 儿你想是正直而適宜的。你就可以作去，你是你自己行動的主人翁。——但是對於這個你是怎麼說呢，呂貝加？哦，在從前我好像是決不多於需用你！

呂 你我兩個會預備好了不怕有時有意外的事發生。

羅 不，不。不爲這個。

呂 不爲這個麼？

羅 我深知道我們美麗和純粹的友誼，早晚是可以被誤解和誹謗。不是被克羅爾——我決不能相信他能作這樣的事。——是被其餘粗野靈魂和卑鄙眼光的人。哦，是的。我一定能保持這種隱秘的盟約，這是一個危險的秘密。

呂 哦，我們何必注意這些人民的思想！我們知道在我們良心上是毫無罪過。

羅 我？毫無罪過麼？是的，我想也如此！直到今日。但現在——現在，呂貝加

——？

呂 好，現在怎麼？

羅 我怎樣去解釋比達可怕的罪過呢？

呂 (熱心的) 哦，不要說比達！你不要再多想比達了！你現在恰是起頭排開她，不要將她常常掛在心上。

羅 我聽着這些話以後，好像她的幽靈要有復活的樣子。

呂 哦，！不這樣，羅士馬；不能這樣！

羅 是的，我告訴你。我們必定試試去得這個的究竟。她怎麼落入這樣的一個悲慘誤解呵！

呂 你確不相信她那特別的癡狂嗎？

羅 哦，是的！這恰是我素來所疑惑的。且以外——如果她是——

| 呂 如果她是？好，又怎麼呢！？

| 羅 我的意思。從那裏能找出使她多病的精神至於癡狂的原因嗎？

| 呂 哦，爲甚麼想到這樣難解決的問題呢？

| 羅 我止不住了，呂貝加。我不能排開這樣蝕壞的疑惑，我雖願意不想也不行了。

| 呂 但是這個可以成爲危險——這樣一個無窮的憂愁題目掛在你的心上。

| 羅 (不停靜的走作思想狀) 無論怎麼，我必定有幸負我自己或別人的地方。她必定注意了，從你來到我們那時候，我覺得格外快活起來。

| 呂 是的，但是，親人，就是她覺出來——？

| 羅 這個真是不能逃過她，如我們是讀同樣的書——我們在一起討論有趣的新觀念。但我不能明白這個！我是如此細心去躲避她。然而有頭一想，我把不讓她

知道我們趣樂的事，幾乎當一件正事去做。我不是這樣做的麼，呂貝加？

| 呂 是的，是的，你確是這樣做的。

羅 並且你也是如此，那會想！哦，想到此真是悲慘呵！她必定是常在這裏出入——她全抱苦痛的感想——決不說一個字！看着我們！樣樣事留心！把各樣事都誤會了。

呂 (交她的雙手在一起) 哦，我決不應該來到羅士馬莊呵！

羅 前後想起來，她必定忍口不說！所以她不快樂的病惱必定於各方面都詛咒我們！她不會向你說過攻擊你的話麼？

呂 (若甚驚狀) 對我！若是她說了，你想我還能在此多住一天麼？

羅 不，不，自然不。！哦，她必定怎麼的苦鬥，並且又是怎麼的寂寞，呂貝加；失望與寂寞——到最後傷心不能得勝——就投入磨坊溪。

(他忽投坐於與寫字台相近的椅上，肘伏於台，以臉就手)。

呂 (進行向他，站在他的背後) 聽着，羅士馬，若是你的權力能叫比達回生——
於羅士馬莊！你願意做這個麼？

羅 哦，我怎麼知道我願意不願意做呢！甚麼事我都不能想，但祇有一件事——即不能再回生轉來了。

呂 你恰是初世爲人，羅士馬。你將起頭，你在各方面——都得着自由了。你應該覺得很輕便和快樂——

羅 哦，是的。——我誠然這樣——並且現在這攻擊又壓在我身上了。

呂 (在他後面，放她的雙臂於椅背上) 當我們於薄暮時坐在屋內的樓梯下，互相幫助定我們新生活的計畫，是有何等快樂呵！你是決意去爲世界做事——如你說的今日活潑的世界，你將做從一家到一家如一個解放的差遣者；去戰勝心志和願欲，去創造高尚的人在你很寬很寬的四圍。高尚的人。

羅 愉快而高尚的人。

呂 是的，愉快的。

呂 因爲他能使心志高尚所以是愉快的，呂貝加。

呂 你又不說——也是憂愁麼？一個很大的憂愁？

羅 是的，——若人能得經過這個！超過這個！離開這個。

呂 這正是你應該做的。

羅 (沉重的搖他的頭)我決不會超過這個！完全的。總是有點疑惑。——一個問題存留，我決不能再使我的生命有如此奇異甜蜜的生趣！

呂 (彎身向他的椅背十分溫和的說)你是甚麼意思呢，羅士馬？

羅 (抬頭看着她)和平，快樂的無罪。

呂 (退後一步)是的，無罪。

羅 (用他在台上的手支起他的頭，看起他比從前嚴肅些)並且她表示的是如何的理直氣壯！她把這些事排列得是如何有系統！第一，她首先疑我宗教的信仰——如何她能知道呢？但此意至被她知道，這是確實的。以後！是的，自然她容易想到別的都是能有的。(坐起來用手連接他頭上的髮)哦，所有這

些悲慘的想像呵！我決不得解脫牠們的，我覺得這個，我知道這個，無論何時牠們都可來到我心裏，使我萌尋死的觀念呵！

呂 猶如羅士馬莊的白馬。

羅 是的，像這個，在黑暗之中突向前進——并無聲息。

呂 因你腦中常如此的憂愁，才虛構這些。你要把爲活動世界作事的觀念都放棄麼？

羅 你想，這是很難的。是的，難呵，呂貝加。但我沒有選擇的道路，我如何能和這事拋開呢？

呂 (在他椅背後)可插入新關係。

羅 (驚訝向上看)新關係麼？

呂 是的，與外界的新關係。生活，工作，行動。不要坐在這暗中摸索而解這種難解決的謎語。

羅 (站起來) 新關係？(走過地板到門口，停止後又走轉來) 一個問題感動我，並且也沒有感動了你嗎，呂貝加？

呂 (盡力呼吸) 讓我——聽——這是甚麼？

羅 從今天以後，你想我們的關係應該怎麼繼續下去？

呂 我相信我們的友誼可以繼續不斷——勿倫甚麼事發生。

羅 這個與我所想的不甚相同。首先引導我們在一起的繼續連合我們如此密切的，——就是男子與女子純粹友誼的一個普通信仰——

呂 是的，是的，這是甚麼？

羅 我的意思即如此一個關係！如像我們這個！不是預料一個安靜，快樂，和平的生活麼！？

呂 以後又怎麼？

羅 但是我現在希望生活必定是競爭，不平靜而慷慨激昂的生活，因為我仍願活

着。呂貝加呵！我不願因危險的事就犧牲了我的生命。我不願以我生命的原故就被限制。既不被生活的——又不被任何人的。

呂 不，不——不要這樣呵！做一個完全的自由人，羅士馬！

羅 但是你知道我心裏的事麼？抑不知道？你不見我要怎麼纔能排除所有的腐蝕紀念——及所有過去的悲痛？

呂 怎麼呢？

羅 用一個最新的和一個實際的生活以反抗這個。

呂 (扶着椅背) 一個生活——？你是甚麼意思？

羅 (走近一點) 呂貝加，若我問你——你願做我的繼妻麼？

呂 (片時不言，隨即快樂的叫出) 你的妻麼？你——？我？

羅 來，讓我，試試這個，我們兩個願意做一個。死者的地方，必定沒有好久的空虛站着了。

呂 我——在比達的地方內。——

羅 於是她願永遠離開這段——完全的故事。

呂 (柔和的顫動) 你是這樣想嗎，羅士馬？

羅 必定是這樣的！這是必定的！我不能——我不願以我的生命在一個死體背後作事，幫助我拋開這個，呂貝加。並且讓我們拋開所有的紀念使之自由，快樂和戀愛。你應做我獨一的妻，我是長有你。

呂 (自己節制住) 決不要再如此說，我決不願做你的妻。

羅 怎麼！決不！你不想你能夠來愛我麼？在我們友誼當中，不是已經有了愛情的線索麼？

呂 (若甚恐怖，以雙手自掩其耳) 不要這樣說，羅士馬！不要說這樣事！

羅 (捉她的手臂) 是的，是的。我們的關係是能如此的。哦，我看到，即你也覺得這樣。你覺得是不是呢，呂貝加？

呂 (復歸於堅決和甯靜)聽我說，我告訴你，你若固執，我就願離開羅士馬莊。

羅 離開去麼？你！你不能，這是不可能的！

呂 我想做你的妻是更不能的。今世我決不能嫁與你。

羅 (很奇異的看着她)你說「能」；並且你說這個很奇異，你爲甚麼說不能呢？

呂 (捉着他的雙手)親愛的朋友——爲你自己和我兩者的原故，不要這樣說，(

放了他的手)不要這樣做，羅士馬。(向前走到左邊的門口。)

羅 此後我不能想別的事，祇有這個問題。爲甚麼呢——？

呂 (回轉來看着他)這個是完全過了。

羅 在你我兩個的中間麼？

呂 是的。

羅 在我兩個中間，這決不是完全過了；你決不能離開羅士馬莊。

呂 (放她的手在門紐上)不，或許，我不應該。但是一樣的，你若再問我——這

是完全過了。

羅 完全過了麼？如何呢——？

呂 因為我也願去走比這要走的舊路，現在你知道這個了。羅士馬。

羅 呂只加！

呂 (站在門道中間慢慢點頭) 現在你知道這個了。(她走下)

羅 (驚極而凝視並自言道) 這——是——甚麼？

第二幕

(佈景) 在羅士馬莊客廳，窗子和進門是打開的，陽光射入，正是上午。(

呂貝加穿的衣服，與第一幕相同。站在窗前灌溉花卉。她的編織工作放在圈椅上。西爾斯夫人拿一把毛刷在掃除家具上的灰塵。)

呂 (含默片時) 我不明白牧師今天為何在樓上這樣久。

西 哦，他常常是這個樣子，我想他快要下樓來了。

呂 你看見他在作甚麼事？

西 我爲他送咖啡上樓的時候，我僅瞧見他一眼，他是在寢室內換衣服。

呂 他昨天的氣色不大佳所以我問你。

西 我看他也有點不好。我奇怪他和他的內兄中間有些憤恨的事情。

呂 你怎麼能這樣想呢？

西 我不能說，或許是摩登司高使他們兩個互相反對。

呂 很相像的。——你知道這個彼德摩登司高的一些事蹟麼？

西 確不知道。小姐，你想他是爲何呢？像他這樣的人？

呂 你的意思不是爲他編輯這樣的壞報麼？

西 哦，不祇這一樣，——你必定會聽見的，小姐，他和一個曾經結婚的婦人有

染，得了一個小孩子。以後那婦人竟被她的丈夫拋棄了。

呂 是的，我曾經聽過這事的。但這件事於我未來此地以前的好久就有了的。

西 這是真的，他那時很年輕。她應該深知道些。他也要和她結婚；但他自然不

能做到。我不說他爲這事是不能付高價的——好上帝，摩登司高以後竟走着好

運了，如今有許多人都趕不上他。

呂 是的，許多窮苦的人一有了麻煩，就把他們的事務交給他。

西 咳，恐怕在窮苦人以外還有別的人——

呂 (偷看着她) 果真麼？

西 (用力彈除沙發上的灰塵) 小姐，或者最後的一個人你應當想得到。

呂 你真是，這不過你的一個意見，西爾斯夫人。實在的你不能知道。

西 你想我不能麼，小姐？但我能將我所知道的告訴你……怎麼——若你必定知道這個——我有一次曾拿一封信交摩登司高。

呂 (轉身) 沒有——你做過麼？

西 是的，我誠然做過這個。並且一封信又是在羅士馬莊寫的。

呂 果真麼，西爾斯夫人

西 是的，有這回事。並且是寫在精緻紙上，外面也蓋了精緻的紅火漆。

呂 那封信是給你去交付的麼？我親愛的西爾斯夫人。這不難猜着是誰寫的了。

西 好。

呂 這是恐怕是可憐的羅士馬夫人在她病了的的時候——

西 這個是你說的，小姐，不是我。

呂 但是那信中寫些甚麼？哦，我忘記了，你是不能知道。

西 哼，若我完全知道，又怎麼說呢？

呂 她會告訴你她寫的甚麼嗎？

西 沒有，她沒有確切的告訴我，但是摩登司高將信看過以後，上下前後問了我好些。所以當時就猜着信內是寫些甚麼了。

呂 然則你可想及信內所寫的是甚麼？哦，我親愛的好西爾斯夫人，你可告訴我。

西 哦，不能，小姐，這個不是公開的。

呂 哦，你必能告訴我，因我們兩個是很好的朋友。

西 上帝禁止我告訴你這件事，小姐，我僅能告訴你那是一些可恐怖的事。即他們使這可憐害病的夫人去相信那個。

呂 誰使她相信這個呢？

西 不義的人，維司德小姐。不義的人。

呂 不義麼——；

西 是的，我還可以這樣說。他們必定真是不義的人。

呂 你想誰是這樣呢？

西 我都知道他們，但是上帝不許我多說。那裏確有一個貴婦住在城中。——哈！

呂 我能明白你所指的是克羅爾夫人。

西 是的，她是一個美貌的。她見着我常是擺着貴婦的架子，並且她也決沒有愛你們兩個的地方。

呂 你想羅士馬夫人寫信與摩登司高的時候，她的心志是清楚的麼？

西 一個人的心志是怪難猜的。小姐，我不想她的心志是不清楚。

呂 但從她知道她決不能有後嗣的時候，她的神經就有錯亂。這也就是她發狂的

原故。

西 是的，可憐的主婦。這對於她是一個可怕的慘事。

呂 (取她的編織物坐在近窗子的椅上) 但雖如此說——你不想爲牧師却是一件很好的事麼，西爾斯夫人？

西 甚麼，小姐？

呂 就是沒有後嗣的話；你不是這樣想麼？

西 嘿，我的確我不知道怎麼能講到這個。

呂 哦，是的，相信我，這爲他是最好的。羅士馬牧師，不是渴望小孩子在他屋裏哭叫的人。

西 在羅士馬莊的小孩子是不哭的。小姐。

呂 (看着她) 不哭麼？

西 許久了人們都能記憶，在這屋子裏的小孩子決不知道哭。

呂 這是一件奇怪的事。

西 是的，可不是麼？這是家族中的習性。並且還有一件別的奇怪事，當他們長起來，他們也決不笑。決不，終身不笑。

呂 這太過於離奇了——

西 你曾有一次聽見或看見牧師笑過麼，小姐？

呂 沒有，現在我想到這個了，我幾乎相信你是對的。但我想這個地方的人都不多於笑。

西 不，他們不是這樣。他們說這是從羅士馬莊起頭的，我想這件事是由這裏傳佈到四圍去，猶如傳染病一般。

呂 你是一個很聰明的婦人，西爾斯夫人。

西 哦，小姐，你不要坐在那兒和我開玩笑——（聽）靜聽靜聽。這是牧師下樓來了，他不愛看灰塵飛起來。

(她由右邊走出去)

(蔣勒斯羅士馬手上拿着帽子和手杖從廳房走進來)

羅 早安。呂貝加。

呂 早安。親人。(過片刻——編織起來) 你要出外麼？

羅 是的。

呂 今天天氣很美麗。

羅 今早晨你沒有來看我。

呂 不，我沒有，不是今天。

羅 你將來要這樣做麼？

呂 我現在還不知道，親人。

羅 有甚麼東西寄我沒有？

呂 州報送來了。

羅 州報？

呂 那報是放在桌子上的。

羅 (放下帽子和手杖) 有些事在那上面——？

呂 是的。

羅 你爲甚麼不爲我送上樓？

呂 你看報是快極了的。

羅 是，果眞麼？(站在棹旁取報來看)——甚麼！——「我們不能鼓勵讀者太

熱心的去反對不法的叛教徒。」(看着她) 他們稱我爲叛教徒，呂貝加。

呂 他們並未指出名字。

羅 這又有何區別。(繼續讀)「隱匿叛逆歸於良好的主張」——「其人具猶太人

的性質，看出好時期到了，即棄絕從來所奉信的宗教，而作厚顏之懺悔。」

「辜負且玷污一個世代相傳的光榮姓字。」——「希望暫時掌權的人與他一個

相當的報酬。」（將報放在棹上）他們寫這些事體來評論我！這些人知道我好久了！這些事他們自己都不能相信，他們知道的一個字也不確實——他們也竟能將這樣的東西印刷出來。

呂 這還沒有完。

羅（再將報取起來讀）「無經驗少判斷力是惟一的借口。」——「惡毒的影響——可擴張到別項事，此種事現在我們不願作為公共討論或歸罪的題目。」（看着她）這是甚麼？

呂 這是有意的對我，你明白。

羅（放下報紙）呂貝加。這是謊詐人作的。

呂 是的，我不想他們需要談到摩登司高。

羅（緩步的在屋內走）有些事必定要做。若是讓這個進行下去，人類所有的好性質就將趨於消滅。但是不能這樣行下！哦，多們的一個快樂——對於我有

多們快樂。在所有的黑暗和醜陋裏射入一線光輝來。

呂 (站起來) 哦，是的，羅士馬。你所以要生活的，就是爲着這一個大而榮譽的目的呵。

羅 僅有想像，我若能夠喚醒他們使他們自覺，於他們改良以前教導他們的反悔和羞愧；然後使他們聯合互相赦宥而相愛，呂貝加！

呂 是的，不過這要集中你的權力於一點，那才可得到你的勝利。

羅 我想成功是必可能的。哦，人生得此是何等的快樂呀！不要再發不吉祥的辯論；只有競爭。所有眼光都注視在這一根標竿上。個個願意，個個的心志都壓迫前進——向上——每人都有自己預定的蹊徑。爲大眾謀幸福——爲所有的人。(忽然從窗外看出去很憂愁喘氣的說。)咳！不是專爲我。

呂 不是麼——？不是爲你麼？

羅 不是爲我。

呂 哦，羅士馬，你不要這樣固執的疑慮。

羅 幸福——親愛的呂貝加——幸福是以上所說的事。和平，快樂，自覺安全無罪。

呂 (她甚是莊嚴) 是的，無罪——

羅 你不知道甚麼是罪的意義。但是我——

呂 你知道的很少呵！

羅 (向窗外指) 磨坊溪。

呂 哦，羅士馬——！

(西爾斯夫人在門口向內看)

西 維司德小姐！

呂 現在，現在，不要忙。

西 總有一句話，小姐。

（呂貝加走到門口。西爾斯夫人告訴她些事。他們在一塊耳語。西爾斯夫人點頭後復出去。）

羅（不自然）有些爲我的事麼？

呂 不，這不過是講論家常的事務。——你應該出去吸吸新鮮空氣，親愛的羅士馬。你應該作一個很好而很長的散步。

羅（取起他的帽子）是的，來，我們一塊同去。

呂 不，親人，現在我不能。你必須獨自去。擺脫你所有的抑鬱思想。你要允許我。

羅 我恐怕決不能擺脫這些抑鬱。

呂 哦，這些無根據的想像，就應該籠罩着你嗎——！

羅 我恐怕不是這樣無根據，呂貝加。昨晚睡覺我是沒有成眠，通宵把這件事拿來想了又想。或者比達是不错的。

呂 從那面說呢？

羅 她相信我愛上了你呂貝加。

呂 這不錯麼！

羅 (將他的帽子放在桌上) 屢屢集在我心中的問題：就是在此全期間盪惑我們自己稱爲友誼的關係——這不是自欺麼？

呂 你的意思也可以稱爲——？

羅 ——愛情。是的，呂貝加，這正是我的意思。當比達在的時候，所有我的思想都是爲你。我所渴望的也單祇你一人。和平和幸福都全然在你之後。若你詳細想過，呂貝加，我們不覺得彼此都有一種天真的隱密愛情——不渴望，不夢想？你不也是如此麼？告訴我。

呂 (她競爭的說)，哦——我不知道怎麼回答。

羅 並且在這彼此互助的線索中生你我的友誼。不，呂貝加——我們的關係，

是作一個精神上的結婚——或從許最初的時候就這樣想。在我的靈魂上才有罪惡了。我沒有權利得享如此幸福——反對比達說算是一件罪惡。

呂 於快樂生活還沒有權利嗎？你相信這個麼，羅士馬？

羅 她用她有情的眼睛看着我們的關係——從她愛情上的觀察來判斷這個。不能免。比達決不能作另一個判斷。

呂 但這是因為比達的妄念你如何能歸咎於你自己？

羅 她是為愛我——她的愛情的和靄——才跳入磨坊溪。這是一個不變的事實，呂貝加。並且這事我是決不能忘記。

呂 你一生要專心致志於偉大而美麗的事業，不要想這件事。

羅 (搖他的頭) 這是決不能成功的，親人。我不能作的。我知道這事以後更不能作成。

呂 怎麼你不能作呢？

羅 爲沒有別的東西可戰勝原始的罪惡。

呂 (急說) 哦，這僅是祖傳的懷疑——祖傳的恐懼——祖傳的躊躇。他們說死者已突然化爲白馬而回到羅士馬莊。我想這種顯示總有些相近。

羅 縱然如此；要我不生這個感覺又能怎麼呢？並且相信我，呂貝加，必定如我說的。一個無罪的人，因歡喜而堅忍向前，可得最後的勝利。

呂 歡樂對於你是如此的不可缺少麼，羅士馬？

羅 歡樂？是的，親人，——這是。

呂 對於你是決不能笑麼？

羅 是，不要管這些。相信我，我有一個得快樂的能力。

呂 現在你去散步罷，親人。一個好而且長的散步。你聽着沒有？——看，這是你的帽子和你的手杖。

羅 (取那兩物) 謝謝。你不同我一塊去麼？

呂 不，恰是現在我不能。

羅 好哦，但是你終究要同我在一起。

（他從進門出去。呂貝加略待片刻，謹慎的從他出去的那道門看着他；她再去到右邊的那道門。）

呂 （打開門輕輕的說）現在，西爾斯夫人，現在你可招呼他來。

（走向窗前。片時後，克羅爾校長從右邊進來，手中拿着他的帽子，靜穩而規矩的向她鞠躬。）

克 他已經出去了麼？

呂 是的。

克 他平常出去待得久麼？

呂 是的，他是這樣，可是今天算不定他。你如不要會他——

克 不，不，我是願獨自向你談話。

呂 既然如此，我們不要錯過了好時間。請坐下，校長。

（她坐在近窗子的安樂椅上。克羅爾校長坐在她旁邊的一把椅上。）

克 維司德小姐——你決想不到這事在我心裏這樣的深刻和痛苦——就是蔣勒斯 羅士馬已經改變了。

呂 我們早就算着應該如此——在最初。

克 僅在最初的時候麼？

呂 羅士馬相信你早晚應該連合他。

克 我？

呂 你和他所有別的朋友都要如此。

克 哼，那可看得着的！這適足表示他於衆人關係和實際生活的判斷力甚爲薄弱。

呂 總之——他覺得此後各方面他都必須解放——

克 是的，等着——我恰是不相信。

呂 然則你相信甚麼呢？

克 我相信你全然知道這事的根底。

呂 這是你妻的設想，克羅爾校長。

克 不管誰來設想這個。我確覺得有一個濃厚的懷疑——一個很濃厚的懷疑！

當我把這些事體想過一道，再歸納攏來，我知道從你到此以後的你的行爲。

呂 (看着他)我追想到你覺得特異強固的相信我的時候，親愛的校長。我幾乎可以說一個熱忱的相信。

克 (作抑制之聲)誰人你不能誘惑——倘你要試試？

呂 我曾試過麼？

克 是的，你試過了。我再不相信其中有任何的感情，也不願再當傻子了。簡單說，你是要想立足於羅士馬莊——植根於此處——並且這個裏頭，我已爲你

効勞，現在我看着了。

呂 你完全忘記了。我到此處，不是比達請求我來的嗎？

克 是，那時你也是誘惑了她。她請你來的這種感情，能稱作友誼嗎？這是仰慕——差不多也是崇拜。這個發展到——我應怎樣叫這個呢？——不願危險情慾之一種——是的，以這句話稱這個很不錯。

呂 好在又回想到你妹子所處的地位了。關於我，却想不到誰能以神經昏亂來責備我。

克 不；你確不是這樣。但這使你對於你要收入掌握的人更多添危險。你容易弄量你的行動和計算的結果——恰因為你的心是冷靜的。

呂 冷靜？你真這樣確定麼？

克 現在我是十分這樣確定，如其不然，你決不能在這裏年復一年的居住，對於你的目的進行，絲毫不躊躇。好好——你達到最後的目的了。把他和各種

事都攬在你權力之下。但能完成這個結果，雖使他不快活你也毫不在意的。

呂 這不真確。這不是我——這是你自己使他不快活。

克 我麼？

呂 是的，當你告訴他比達的慘死，是要他負責任。

克 他覺得這個是很深的話嗎？

呂 爲甚麼你能疑這個呢？一個心很有覺性如他的——

克 我想凡稱爲一個解放的人，不在這事上躊躇的。——但我們竟有這個！哦是的——我認爲我豫知此事。一個卑視我們的貴族的後裔——如何能割斷他們一代一代傳下來的特性呢？

呂 (向下看作思想狀) 蔣勒斯羅士馬的精神是很像他的前輩這是十分確實。

克 是的，若你覺得於他有何感情的時候，你對於這個更得注意。但這種注意你是有的。你的先世與他的先世大不相同。

呂 你的意思甚麼是先世呢？

克 我的意思是指你的世襲的——指你以前的家族說。維司德小姐。

呂 哦，這個！是的，這是對的，我的家族從來是很卑下。但也是同樣——

克 我不是談論品級和位置，我是想道德的先世。

呂 道德——？在那一方面呢？

克 你誕生後四圍的境遇。

呂 你是甚麼意思？

克 我僅要說到這個，因為這個可以解釋你的全體行爲。

呂 我不明白，我要求你下一個完全的解說！

克 我真不想你需要一個完全的解說。不然你如何又讓維司德醫士收養你——

呂 (站起) 哈！現在我明白了。

克 ——并且你即取了他的名字。你的母親是名格門威克。

呂 (踱過屋子) 我父親的名字是格門威克，校長。

克 你母親的事業是必須使她與這教區內的醫士繼續來往。

呂 是的，是這樣。

克 並且當你母親死了，他帶着你同他居住。——待遇你很刻薄，而你仍是住在他那裏。你知道他沒有半個辦士的遺產給與你——實際你僅得滿滿一箱子的書——並且你仍舊和他居住你看護他直到臨危。

呂 (站在棹旁輕蔑的看着他) 照你這樣說，你不是設想我的誕生有些不道德和有些罪惡的根源嗎？

克 我正是說你待他這樣好，是根據你的天性。誠然，我相信你的全體行動是根據你的原始的。

呂 (熱烈的) 但你說的沒有一個字是確實的！並且我能證明這個！維司德醫士未到勞馬克來時我已誕了。

克 恕我，維司德小姐。他前一年就居住那裏。我自己確知道的。

呂 我說。你是誤解了！你是完全誤解了！

克 前天你告訴我你已滿二十九歲——而在第三十歲的年頭裏。

呂 的確！我是那樣說麼？

克 是的，你是那樣的說過。并且我能從這裏計算——

呂 停止！你不須計算，我可以立刻好好的告訴你：當我說話的時候我是少說了一歲！

克 （微笑而不信）真的！我很奇異！有甚麼理由？

呂 當我滿二十五歲時，我就覺得到那種年齡還是一個未婚的女子。因此我就起頭瞞着我的歲數。

克 你？一個解放的女子呵！對於講論歲數與你的結婚有傷害麼？

呂 是的，這是我的愚魯和可笑的地方。但因爲一些原故，實在擺脫不了這個思

想。我們遂如此做。

克 好，就這樣罷；但計算出來也還是相同的。因維司德醫士於未得位置於此的前一年，他會有短期的旅行到這來。

呂 (發怒) 這不真確！

克 這不真確麼？

呂 不。因為我的母親決沒有說過這件事。

克 她沒有說過麼？

呂 沒有，決沒有，而且維司德醫士對於這事也沒有說過一個字！

克 或許這樣，或許他們倆都具有永遠隱匿的理由！恰如你所做的，維司德小姐，或者這就是一個家族的瑕疵

呂 (緊緊握着她的兩手走動) 這是決不能的。你不過要使我有這個想像。這決不能，決不是真的！這不能！決不在此世界內！

|克 (站起) 我親愛的維司德小姐——爲上帝說話，你爲何這樣的興奮呢？你十

分驚懼我！我應該怎麼想——怎麼信呢——？

|呂 沒有事！你不要想，不要信這樣事。

|克 然則請你告訴我，爲這樣事——這樣莫須有的事——我爲何這樣的動心。

|呂 (抑制他自己) 這是很簡單的，克羅爾校長。我不願做一個私生子。

|克 誠然！好好，說到這的也就夠了——在現在的時候內。但如此看來你在那項
事上必定仍舊也有一個確定的傷害麼？

|呂 是的，我想我有。

|克 唉，我想你別處所謂「解放」的也多半如此。你讀過多少新觀念及新意見的書。
你新近又發現了各種一知半解的見地——這種發現，顛覆了很多相沿不改
的學理。但所有這些僅是智力的事。維司德小姐——祇是知識罷了；這是不
能貫入你血液的。

呂 (深思) 或許你是對的。

克 是，你自己如細察你的心，你就看得見！並且若對於你是這樣，對於蔣勒斯羅士馬必更是容易的了。簡單說，這僅是一種狂愚——僅是不斷的冒昧以至於破壞——讓他公然自認是一個公然背叛宗教者！想想——這樣有覺性的一個人！想像他已摒除——他從前所常來往的一個小社會——受各方面上等人的苛酷攻擊呵！他不是——他決不能做忍耐這些事的人。

呂 他應該忍耐這個！現在他要隱退也太晚了。

克 並不太晚。決不太晚。已出的事他可以遏止住——且不論如何的顯著至少也可以作一個純粹的暫時誤差去解釋。但——一種手續是不可缺少的。

呂 甚麼手續呢？

克 你須使他立定法律上的位置，維司德小姐。

呂 他對於我立定的位置麼？

克 是的，你必定使他做這個。

呂 然則你絕對不能除去這種觀念，就是我們的位置須要——合乎法律，如你所說的麼？

克 我頗不應該把事實說得太深了。但我相信我已經注意破除各種所謂偏見，較之——唉——

呂 你的意思，是否指男女間的關係？

克 是的，——樸直的說——我想如此。

呂 (彷彿踱過屋子而向窗外看) 我差不多可以說——我願你是對的，克羅爾校長。

克 你是甚麼意思？你說的真奇怪。

呂 哦，好——這件事不要讓我們再多談論了。哈，——他從那裏來了。

克 已經來了麼？然則我要去了。

呂 (走前向他) 不，——請你止步罷。有些事我要你聽聽。

克 不是現在。我不想我可以見他。

呂 我請你止步。住！若不然你就要後悔。這是我最後一次要求你的事。

克 (驚訝的望着她放下他的帽子) 好，維司德小姐——既然如此我就留住。(一個短時間的沉默，蔣勒斯羅士馬從廳房走進來)

羅 (看見了校長，即在門道中停住他的脚步) 怎麼！你在此處？

呂 他不願會你，羅士馬。

克 (無意的) 汝！

呂 是的，克羅爾校長，羅士馬和我——我們彼此用「汝」稱呼。在我們中間的關係纔可這樣。

克 這就是你要我聽的麼？

呂 這個——並且還有別的。

羅 (向前) 這次拜訪的目的是甚麼呢？

克 我要再試一試來阻擋你並請你挽回。

羅 (指着報紙) 在這報載過以後麼？

克 這不是我著的。

羅 你會阻止他們發表沒有？

克 這是有傷我的職務。並且我沒有這種權力。

呂 (將報紙扯裂成爲碎片，復圍作一團投入火爐之後方) 那裏！現在這已眼不

能見了。并且還要不存在心中。以後沒有這類的事發生的，羅士馬。

克 哈，你也不過祇能作這樣講。

呂 來，讓我們坐下，親人，所有我們三個。並且我願告訴這全段故事。

羅 (他自己木強的坐下) 你覺得怎樣，呂貝加？這個不自然的平靜——這是怎麼

呢？

呂 堅決的平靜。(她坐下)請你也坐下，校長。

(克羅爾校長坐在沙發上)

羅 堅決的平靜，你說過麼？甚麼堅決？

呂 我願把你生活所需要的秩序退還你。親愛的朋友，你的快樂的無罪應該重行恢復！

羅 這是些甚麼意思？

呂 我祇告訴你一點事，就不多說了。

羅 好！

呂 當我從芬馬克來到此處時——係同維司德醫士——對於我好像現了一個廣大而新的世界在我之前。醫士曾教過我各種的事體——所有以前經過事體的各種零碎智識。(用一個力爭，聲小幾乎不能聽見。)並且以後——

克 並且以後？

羅 但呂貝加——我全知道。

呂 (抑制她自己) 是的，是的——你知道這些事很多。

克 (嚴酷的看着她) 或許我走了好一點。

呂 不，請你留在這裏，我親愛的校長。(向羅士馬) 好，你看，就是這個。——

——我也要在新紀元的生活中擔任取我所有的新觀念的一部分——克羅爾校長一天告訴我說：歐立克本底爾對於你在兒童時代有一個鉅大影響。我想我一定可以繼續他作這個事業。

羅 你帶着一個秘密計畫來到此處麼——？

呂 我想我們倆相並入於自由之途。泰然前進！由近而遠的往前走——但在你完全解放的路中，陸起了極陰鬱，不可超越的障礙物。

羅 你的意思，障礙物是甚麼？

呂 我的意思就是，羅士馬；你祇能在鮮潔日光之中生長自由——但不料你竟在

如此一個結婚的幽暗中凋萎度日。

羅 你以前論我的結婚，決沒有用過這種口調。

呂 沒有，我不敢說，我恐怕駭着你。

克 (向羅士馬點頭) 聽着了沒有？

呂 (接着說) 但我不久就明白你的拯救法在那裏——你惟一的拯救法。於是就動作起來。

羅 動作了麼？由甚麼方法？

克 你的意思是——！

呂 是的，羅士馬。(站起) 平靜坐着。你也坐定，克羅爾校長。但現在應該說出來。不是你，羅士馬。你不知道。這是我誘惑了——即誘惑比達入於幻想之路而自盡——

羅 (跳起來) 呂貝加——

克 (從沙發上站起來) 幻想之路!

呂 卽導入磨坊溪的路。現在你們兩個都知道這個了。

羅 (若很吃驚) 但我不懂她所說的是甚麼? 一個字我也不明白——!

克 哦，是的，羅士馬——我是開頭明白了。

羅 你是但怎麼做的? 你告訴過她甚麼話呢? 那是沒有的事——絕對無事可告。

呂 她逐漸的知道你要拋開從前的舊見解而向你自己的自由做去。

羅 是的，但這不是當時的事情。

呂 我知道不久就要這樣。

克 (向羅士馬點頭) 哈呀!

羅 又怎麼呢? 再說! 現在我必要完全知道。

呂 過了好久，我懇求她讓我離開羅士馬莊。

羅 你爲甚麼要走呢?

呂 我不願走；我願居留此處。但我告訴她我於那時走去，爲我們兩個都好。——
——我使她明白若我再久停留此處，我不能——我不能相告——甚麼事要忽然生
出來。

羅 那麼，這是你所說的和你所做的。

呂 是的，羅士馬。

羅 這就是你所稱爲「動作」。

呂 (悲嘆)我是這樣稱的，是的。

羅 (略歇)現在你全自首了麼，呂貝加？

呂 是。

克 不盡然。

呂 (恐懼的看着她)還有甚麼沒有說呢？

克 最後你沒有使比達明白這是必須——不特這是聰明，而且是個必須——爲你

自己和羅士馬兩個的原故，你是應當離開到別處——愈快愈好！——好？

呂 (低而不明白的聲音)或許我講過這類的事。

羅 (在近窗的一把靠臂椅上坐下)並且這種連串的欺詐——我的不快樂而有病的妻就相信了！相信的這樣堅固！這樣確定不移！(望着呂貝加)並且她決沒有告訴我。決沒有說過一個字！哦，呂貝加——我能在你臉上看出來——你不會勸止她呵！

呂 她自己堅信，如一個無窮之妻，沒有權利存在這裏。以後她想把她自己滅亡，作為一種義務。

羅 並且你——你沒有一點見解去破她的迷惑嗎？

克 沒有。

呂 或許你嘉獎她這樣做嗎？回答！是與不是？

呂 我相信她是這樣了解我。

羅 是是——並且在各種事內她都拜服於你心意之下。她果然滅亡她自己了！

(跳起來)怎麼能——你怎麼能玩這種鬼把戲呢？

呂 這對於我似乎應該在你的或她的生命中加以選擇，羅士馬。

克 (嚴酷的和動聽的說)你沒有權利去作這樣的選擇！

呂 (暴烈的)然則你想在所有的時間內我是涼冷，陰險和自私呵！彼時我不是同現在一樣的婦女，立在這與各種有關係的地方，並且我相信就是心志也是先後兩樣的！我要用一種或別種手段使比達離開；但是我也決不相信這樣就可以做出來。當我逐步的往前冒險做的時節，我耳邊好像聽着有一個聲音說：不要再進了！一步也不要再進了——可是我不能停止，我要冒險往前稍進一點。祇向前多進一絲，隨後就有一點可以多進——並且常常的一點進一點。就忽然的得着這個結果了——所以才有了這件事發生。

(短時間的沒有聲息)

羅 (向呂貝加) 現在你想你應該怎樣？從今以後？

呂 任事體的進行，我是不管了。

克 沒有一個字的悔恨呵！你是能夠覺得沒有麼？

呂 (冷然將他的問題放在一邊) 原諒我，克羅爾校長——這是我一個人的事，我自己可以解決。

克 (向羅士馬) 這就是同你在一個房頂下居住的女子——親密極了！(環顧四壁) 哦，若這死去的現在可以看見我們！

羅 你要回城裏去麼？

克 (取起他的帽子) 是的，越快越好。

羅 (也取起帽子) 我願和你同去。

克 你願意！哈，是的，我是確定我們真是沒有絕交。

羅 走罷！克羅爾！走罷！

(兩個一同穿過廳房出去，並沒有看呂貝加。)

(過一會，呂貝加慎重的去到窗前，自花叢中看出去)

呂 (呼吸很促的向自己說話) 今天兩個都不過那小橋。他去繞路。決不越過磨坊溪。決不。(離開窗子) 好，好！(去扯鈴索；過一會，西爾斯夫人從右邊進來)

西 甚麼事，小姐？

呂 西爾斯夫人，你可到頂樓上將我的提包搬下來。

西 你的提包麼？

呂 是的，你知道——褐色海豹皮的提包。

西 是的，但是上帝保佑我們——你是要出去旅行麼，小姐？

呂 是的，現在我是要去旅行，西爾斯夫人。

西 是即刻麼？

呂 提包裝好就動身。

西 好，我決沒有聽着過這樣的事！但你一定快快的回來麼，小姐，自然呵！

呂 我決不再回來了。

西 決不！但是親愛的上帝。當你走了，羅士馬莊的事又像甚麼樣呢，小姐？并且可憐的牧師恰是起頭快樂和安適。

呂 是的，但是我今天害怕起來了，西爾斯夫人。

西 害怕！親愛親愛！這是怎麼的？

呂 我想我似乎看見一眼白馬了。

西 白馬！在明白的日光中！

呂 哦，他早也出來，晚也出來——羅士馬莊的白馬。（轉過話頭）好——講提包

，西爾斯夫人。

西 是的，是的，提包。

(兩個同由右邊出去)

第四幕

(佈景)在羅士馬莊的客廳，時已昏黑。一盞明亮的燈放在桌上，呂貝加站在桌旁。收拾一些小零碎的東西裝入手袋。她的帽子，外套，和白毛線的圍頸巾都搭在沙發背上。

(西爾斯夫人從右邊進來。)

西 (低聲的說並現出留心的樣子)小姐，你所有的東西都搬下樓來了，全是在廚房過道那裏。

呂 很好，你叫了馬車麼？

西 是的，車夫要知道甚麼時候他到這裏來。

呂 我想大概在十一點鐘。輪船的開行是在半夜裏。

西 (略為躊躇)但是牧師？他在那個時候，還不回來又怎麼呢？

呂 我是一樣應該走的。若我不能見着他，你可告訴他我願寫給他——一封很長的信告訴他就是。

西 是的，寫信是頂好的。但是可憐的維司德小姐。我想你應該向他再說一次話。

呂 或許如此。但是——或許不如此。

西 好——我應該等着看這個。我決不想到有這麼一回事！

呂 然則你想些甚麼呢，西爾斯夫人？

西 我惟想羅士馬牧師本是一個忠實的人。

呂 忠實麼？

西 是，這個正是我所說的。

呂 怎麼，我親愛的西爾斯夫人，你是甚麼意思？

西 我的意思甚麼是正直和誠實，小姐，他不應該因此就失去了，他是不應該。

呂 (看着她)來，西爾斯夫人，明白的告訴我：你想我爲甚麼要離開此處？

西 唉，上天保佑我們，我想這是必須的，小姐，唉，好好好！但是我確不想牧師是適意的，摩登司高總有些借口的理由；因爲她的丈夫仍是存在，因此無論他們怎麼願意他們也不能結婚。但是若對牧師，他——哼！

呂 (略笑一笑)你能相信我和羅士馬牧師有如此一件事嗎？

西 不，決不在這個世界之內，我的意思——是不等到今天。

呂 但到今天以後又怎樣呢？

西 好。——在他們告訴我報紙上講論牧師這些可怕的事以後——

呂 呀哈！

西 因爲我相信一個人能變節投入摩登司高的宗教——好上帝，我相信任何事他都可以幹。

呂 哦，是的，我想也如此。但是我呢？你說我又怎麼呢？

|西| 上帝保護我們，小姐。沒有人多評論你不是。一個獨居的女子，很不容易保

持她的防衛，這是確實的。我們都是人類。維司德小姐。

|呂| 這是很真的，西爾夫人。我們都是人類。——你是由那裏聽得的？

|西| (低聲說) 哦上帝——我不相信他就快來了。

|呂| (驚起) 到底是——(決然的) 好，好。就是這樣。

(蔣勒斯羅士馬從廳房進來。)

|羅| (看見手袋等物即轉身問呂貝加。) 這是甚麼意思？

|呂| 我要去了。

|羅| 立刻麼？

|呂| 是的。(向西爾斯夫人) 等十一點鐘。

|西| 很好，小姐。(自右邊出去)

|羅| (略停片刻) 你往何處去，呂貝加？

呂 搭輪船到北方。

羅 北方？你爲甚麼要到北方？

呂 那就是我打從那裏來的。

羅 但現在你與那裏沒有關係。

呂 這裏我也沒有。

羅 你想怎麼做呢？

呂 我不知道。我僅要想做個結束。

羅 要結束麼？

呂 羅士馬莊把我害了。

羅 (他注意興奮起來) 你這樣說麼？

呂 完全的把我害了，並且毫無希望了。當我大胆來此處的時候，我是很爽快的。

。現在我覺得已俯首於一個奇怪法律之下。從今以後，我對於世界上的事都

沒有勇氣去做了。

羅 爲甚麼不？你所說的是甚麼法律——？

呂 親人，現在我們不要來談這個——你和校長中間的事怎麼樣？

羅 我們已經講和了。

呂 哦，是的，然則這就是結束。

羅 他邀我們所有的舊友都到他家裏。他們明白的告訴我說超拔人心的事，不是我能做的。——並且此事也是無希望的。呂貝加。我已經不想做這個了。

呂 是的。——也許如此最好。

羅 這就是你現在要說的麼？現在你是這樣想麼？

呂 我是如此的想——在最近幾天之內。

羅 你是撒謊，呂貝加。

呂 撒謊——！

羅 是的，你是撒謊。你決不相信我。你決不相信我是堅持致勝的人。

呂 我相信我們兩個在一起纔能做這個。

羅 這不是實話。你想你自己一生能做成若干大事；並且你能用我去做成你的結果。你拿我作你使用的器具——這個是你想的。

呂 聽我說，羅士馬。——

羅 (他坐在沙發上并不留意) 哦，有甚麼用處呢？現在我看到底了。——我好像是你手上的手套一般。

呂 聽着，羅士馬。讓我們說明這件事，這是最後的一次了。(坐在與沙發相近的一把椅子上) 我打算等到北方的時候寫信與你完全講出這件事。但我敢說。

這事使你即刻聽着更好。

羅 你還有多多的懺悔要做麼？

呂 所有最大的就來了。

羅 最大的麼？

呂 你決沒有猜疑過的。各種事都留給下一個陽光陰影。

羅 (搖他的頭)我一個字也不明白。

呂 這完全是真的。即我會定計想立足於羅士馬莊。我想我在這裏可享點幸福，用一種法或別種法——你明白的。

羅 好。你經達到你的目的了。

呂 在那個時候，我相信在世界上我能完成一些事——因為我仍有我的勇敢，固有的自由志願。我不知道躊躇——我立在沒有人類關係的畏憚之中——但不會想以後就起了打倒我志願的事來。使我終身陷於可憐的地位。

羅 起了甚麼事呢？要用使我能明白的說法。

呂 到我身上——一個狂妄放縱的願望——哦，羅士馬——！

羅 願望麼？你——！為甚麼？

呂 爲你。

羅 (試試要跳起來)這是甚麼?

呂 (止住他)靜住，親人，還有許多話要告訴你。

羅 你的意思要說——卽你愛我——在甚麼方法之內?

呂 那時我想這個應該叫作愛情。是的，我想這是愛情。然而不是，這正是我說的那個狂妄，放縱的願望。

羅 (作難)呂貝加。這真是講論你——你自己——講論你是完全要告訴我這個麼?

呂 是的，你作何感想，羅士馬?

羅 這是因爲——受這個影響——你——你才動作，如你所說的那個麼?

呂 這個對於我如海上起了風暴。好像有時冬天在我們北方見着的風暴一般。向你突然襲了來——並且捲你隨風飄蕩——勿論何處都隨意。抵抗是絕對不能的。

羅 並且因此將不幸的比達捲入於磨坊溪之內。

呂 是的，在那個時候在我和比達中間，是有一個生死的競爭。

羅 無疑的在羅士馬莊你是最強健的分子，比我和比達合起來還強得多。

呂 我的確很知道你——非等你的環境和心志兩者都成爲自由人的時候，我決不能感動你。

羅 但是我不明白你，呂貝加。你——你自己——你的完全行動。對於我是一個難解的隱謎，現在我是自由了——心志和環境兩者都如此。你自己最初所提議的目標已完全達到。而且——

呂 但我從未有離開我的目標像現在這樣的遠。

羅 而且——你說——昨天當我問你——請你做我的妻的時候——你恐怖的高聲叫着說這是決不能夠的。

呂 我從絕望中喊出來，羅士馬。

羅 怎麼？

呂 因為羅士馬莊耗費了我的膂力。我舊有的勇氣也在此處鉸斷羽翼，羽翼已鉸斷了阿——我要鼓勇為世界上作事的時間已過去了。我已失却行動的能力，羅士馬。

羅 告訴我如何到這一步呢。

呂 因為我和你生活的緣故才到這一步。

羅 但怎麼呢？怎麼呢？

呂 當我拋棄孤獨同你居住，——而且當你再成為你自己的時候——

羅 是，是麼？

呂 ——如比達活着。你決不能純全成為你自己——

羅 我恐怕你說的不錯。

呂 但是當我獨自在此同你居住——平靜中——寂寞中——當你對我表示所有你

的思想——極甜蜜而佳快的心神——恰如你所想到的——於是我就大大的改變了。漸漸的你也明白。幾乎不可測度，——但到了最後如此的壓力竟達到我靈魂之底。

羅 哦這是甚麼，呂貝加？

呂 所有潛伏的——恐怖和毒性的願欲——都遠遠的離開了我。所有這些迴旋的慾望，十分冷靜的沉下去。靜默着伏在我的靈魂上——仍舊如我們北方絕壁上的鳥在中夜太陽之下一般。

羅 多告訴我一點，告訴我你所全然能夠的。

呂 沒有再多的了，親人。只是——只是我心中發生愛情。大而克己的愛情，如我們兩人得一生同居就夠了。

羅 哦，所有這些我不過有些怯懦猜疑呵！

呂 這樣是最好的。昨天——當你問我，若我可做你的妻的時候——我快樂喊出

羅 是的，你不這樣麼，呂貝加！我想這就是你喊叫的意思。

呂 片刻的功夫到是這樣。我是忘記了我自己。我舊有輕浮的心願要競爭自由，但現在沒有多餘的氣力了——沒有忍耐力了。

羅 你如何解釋你所遭遇的事呢？

呂 這是羅士馬的生活觀察——實在的，或是你的生活觀察——傳染到我的意向。

羅 傳染麼？

呂 並且使牠病了。使牠畏服於規律之下，這是我從前所沒有的事。你——同你的生活——高上了我的心志——

羅 哦，我能相信這個！

呂 你可以完全相信這個！羅士馬生活的觀察可以高上別人的。但——（搖她的

頭)但——但——

羅 但——？好？

呂 但是這個殺却快樂。

羅 你是這樣想麼，呂貝加！

呂 至少也死傷我的幸福。

羅 是的，但你很確定這個麼？如果現在我再問你——？若我再求你並懇求你，

——？

呂 親人。不要再說這個呵！這是不能的！你必定知道，羅士馬，我有一件——
一件過去的事。

羅 在你曾經告訴我以外的事麼？

呂 是的。有些不同的事，並有些更多的事。

羅 (無精采的笑一笑) 這是不奇怪，呂貝加！這一種的觀念已常在我心頭發

起。

呂 有這個麼？並且——？雖然如此——？

羅 我決不相信這個。我只把牠當成遊戲——在我心裏，你明白的。

呂 若你願聽這個我願即刻全告訴你。

羅 (改變話頭) 不，不！我不願聽一個字，勿論甚麼樣事我能夠忘記的。

呂 但是我不能。

羅 哦。呂貝加——！

呂 是的，羅士馬——這正是這可怕的部分，即現在當一生的幸福在我掌中的時候——我的心就變了，我自己經過的事叫我割斷這個。

羅 你過去的事已經死了，呂貝加。決沒有多的拘束着你——這不是你的一部分——像你現在這樣。

呂 哦，你知道這個，不過是一句空話，親人。無罪麼？我從那兒得到呢？

羅 (愁容) 是的，是的——無罪。

呂 無罪，是的在這裏面才有快樂和欣喜。這正是你應當爲將來培植快樂而尊貴的一番實話。

羅 哦，不要告訴我那個。這不過是一個不成熟的夢幻，呂貝加——一個匆遽的觀念。即我自己也不深信。哦沒有，我們不能被外界教導高尚的——呂貝加。

呂 (柔和的) 不是被安靜的愛情麼，羅士馬？

羅 (深思) 是的——那個才是一件最偉大的事——在生活中差不多是最光榮的，我想——倘若不錯(不自然的動)但我如何能確信這個問題呢？如何得到這個呢？

呂 你不相信我麼·羅士馬？

羅 哦，呂貝加——我如何能完全相信你呢？你在這些時候竟說假話，隱匿了這

樣多的事！現在你又有些新事提出。若你別有一個目的在背景裏頭。樸直的告訴我這又是甚麼，你又有別的要求的用意麼？你知道我很歡喜用我的全力爲你做事。

呂 (扭轉她的頭) 哦，這是該殺的疑惑——羅士馬——羅士馬？

羅 是的，這不是可恐怖的麼，呂貝加？但是我不能不這樣想。我決不能解脫這個疑惑。我決不能確然知道你心裏是有純潔而完全的愛情。

呂 但是對於我的改變，你有些證據在你心裏麼？並且告訴你這就可歸於你——並且是你單獨的？

羅 哦，呂貝加，我不相信我有使人改觀的權力。我相信我自己是完全死了。我不能相信我自已，也不能相信你。

呂 (很黯然的看着他) 如何你又能活着呢？

羅 這個我可不知道，我不知如何能夠活着。我不想我能活着。而且我不知道爲

甚麼是有生活的價值。

呂 哦，生活——生活。牠自己也會重新，讓我們趕快保持着牠罷，羅士馬。！

！我們更應該趕快離開牠。

羅 (浮躁的跳起來) 然則將我的信仰重給我？我的信仰就在你。呂貝加，我在你

愛情的信仰裏頭！證明！我必須有證明！

呂 證明？我如何給你一個證明呢？

羅 你必須！(在屋中走動) 我不能支撐這種荒涼，這是可怕的空曠——這是——

這是——

(在廳房門上有扣門的聲響)

呂 (從她的椅上躍起來) 哈——你聽見沒有？

(門開了。本底爾歐立克進來。他穿一件白襯衣，一件黑外套和一雙好靴子，用他的褲子捲着。此外他身上所穿的還是同第一幕是一個樣。看他是很興

憤的。)

羅 哦，就是你，本底爾先生？

本 蔣勒斯，我的孩子——我賀慶你——平安！

羅 這樣晚你往那裏去？

本 下山。

羅 怎麼呢——？

本 我要回家去，我可愛的學生。因為沒有特別事體，我的思家病發了。

羅 你發生了些事罷，本底爾先生！這是甚麼事呢？

本 你看出來我的變態麼？是的——好，你可以當我上一次在此廳中——我站在你面前如一個實在的，並且敲打我的胸囊。

羅 真的！我不能完全明白——

本 但是今夜你看我。我是灰堆上一個廢君。那灰堆就是我的宮殿。

羅 我可有甚麼法能幫助你——

本 你仍保持着赤子的良心蔣勒斯，你能答應放債與我麼？

羅 是的是的，很願意！

本 你能施捨一個或兩個理想麼？

羅 你說些甚麼？

本 一個或兩個廢棄了的理想。這是做一件很好的行爲，因為我是破產了。我的孩子，我快墮落爲乞丐了。

呂 你作你的講演沒有？

本 沒有，感人的女郎。你怎麼想呢？當我正站着要大發議論的時候，我忽然很痛苦的發見。我是一個破產者。

呂 但是你所有的著作呢！

本 二十五年間，我坐着如一個守財虜在他的雙鎖財寶箱上。直到昨天——當我

打開要想取出寶藏時——却一點也沒有了！時間久遠大半都變成了灰塵。現在祇剩老朽和空虛。

羅 你真是如此麼？

本 那是沒有可疑的。我親愛的朋友。那個會長已告訴我了。

羅 會長？

本 好好——會長閣下。全可以隨便叫的。

羅 你的意思是指誰？

本 自然是彼德摩登司高。

羅 甚麼東西？

本 輕點，輕點，輕點！彼德摩登司高是將來的主人和首領。我決沒有多見過比他再莊嚴的。彼德摩登司高有全能的秘密。他願做甚麼就能做到。

羅 哦，不要相信這個。

本 是的，我的孩子！因為彼德摩登司高決不願多做過於他所能做到的。彼德摩登司高能夠不要想像的生活着。并且你看——這恰是行爲和勝利的重要秘密。這是全世界最高的聰明。十足！

羅 (低聲說) 現在我明白——爲甚麼你離開此處還比你來時窮些。

本 好！然則你舉一個你舊教師舉過的例子。你心中可抹去他教你的印象。不要建你的房子於變遷的沙地上。並且急遽的看——認識你的道路——然後再建造在你生活上獻媚的美人身上。

呂 你的意思是指我麼？

本 是的，我的迷惑人的入魚。

呂 爲甚麼我不可以建造呢？

本 (走進一步) 我相信我以前的學生向前進行可以得着大勝利。

呂 若如此——！

本 勝利是確實的。但——使我作得好——却有一個難避的條件。

呂 甚麼是——？

本 (用手腕慢慢的去執着她) 即是愛他的那位婦人應當欣然走到廚房將她的柔嫩紅白色小手指割斷——從這——恰是從這中間連合處。又所說的那位可愛的婦人——再欣喜——的切去一片她腐爛無比的左耳。(讓她去，並轉向羅士馬) 告別了，我佔了勝利的蔣勒斯。

羅 現在你是要去麼？在這黑夜中？

本 黑夜是最好。願你們平安。(他去了。)

(屋內約略清靜片刻)

呂 (呼吸甚促) 哦，這裏是如何的不通氣，好熱呀！(走到窗前將窗打開就站在那裏。)

羅 (坐在近火爐的圈椅上) 雖然。終久是無法可想的。我知道。呂貝加，你必定

夫。

呂 是的，我看沒有選擇。

羅 讓我們來作最後的話別，來這裏近着我坐。

呂 (走去坐在沙發上) 你要對我說甚麼，羅士馬？

羅 第一，我要告訴你，你不須懸想你的將來。

呂 (微笑) 哼，我的將來。

羅 好久了我就預備遇着所有意外的事，任何時都可遇着。就是你所預備的。

呂 這也如此，我親愛的人？

羅 你雖然可以知道這個。

呂 我想到這些事已經好久了。

羅 是的，是的。——你想我們中間的事仍然是保留着。

呂 是，我是想如此。

羅 我也曾這樣想——但是若我死了——

呂 哦，羅士馬——你比我應該活的久些。

羅 我沒有用的生命，一定是握在我自己的手中。

呂 這是甚麼！你決不要這樣想——

羅 在我遭受這種哀悼可悲的失敗以後，你想這個是很奇怪麼？趨於勝利却有極大的使命。但在戰爭起始之前我就逃出了。

呂 重加入戰爭呵，羅士馬！祇試一試——你就可以望見你的戰勝。你可以改良千百人的心志——祇試一試。

羅 哦，呂貝加——我已不相信我自己的使命了。

呂 但你的使命是已經彰明較著了。至少你能改良一個人。如我，你把我的生活已弄安靜了。

羅 哦，——我怎敢相信這個。

呂 (交着她兩手在一起) 哦，羅士馬，——沒有事你知道的——沒有事能使你相信這個麼？

羅 (好像驚懼起來) 不要講這個了，就從此截止。呂貝加，再不要多說一個字。
呂 是的，這個恰是我們必須講論的。你知道甚麼事可以解此疑團？因我在此世是不知的。

羅 你不知道於你最好。——於我們兩個都最好。

呂 不，不，不，——我不願壓下這個！若你知道用甚麼法子可以使我不在你的眼前，我以為是我的權利應該知道這個。

羅 (矯情的說) 好了，讓我們看看。你說一個大愛情在你心裏。你說因為我，你心也改良了，是真的麼？你承認的是公平麼？呂貝加？我們應該，試試去作一個證明嗎？說？

呂 我已經預備了。

羅 甚麼時候都可以麼？

呂 若你高興，甚麼時候都可以，愈快愈好。

羅 然則讓我看，呂貝加——若爲你我之故——就是今晚——（急改口）哦，不，不，不，不，——！

呂 是的，羅士馬——是的！告訴我，你應當看着。

羅 你有勇氣——你有願心，如歐立克本底爾說的——爲我之故。今夜——歡悅的——去走比達同——樣的路麼？

羅 （慢慢的從沙發上站起來；幾乎說不出話）羅士馬——！

羅 是的，呂貝加——要是你走了——屢屢襲我的，恐怕就是這個問題。每日之中，每個時候，我都要回想這個。哦，我想你在我眼前。你是站在獨木橋中間的右邊。現在你急速向前——就昏眩跳下去了，跌下急流的水中！不，！——你畏却——你沒有她那樣勇敢的心。

呂 若我有心去做這個呢？很歡喜去做這個呢？然則又怎麼？

羅 我就要相信你了，我應於我使命之中收回我的信仰。在我權力內的信仰可改
良人類靈魂。人類靈魂權力內的信仰可以達到高貴。

呂 (慢慢取起她的圍頸巾圍在頸上，並沉着的說)你應該恢復你的信仰了。

羅 你有充足的勇氣——做這事麼，呂貝加？

呂 明天或以後你可以判斷這個——當他們收回我的屍身的時候。

羅 (舉他的手放在額上)真有一個可怕的魔力在這裏頭——！

呂 我不要保留在那水底，祇若達到目的就算了。你必定看着他們尋着我的屍
身。

羅 (跳起來)但所有這些——沒有別的事只是狂愚。去——或留！此時我也願聽
你一句爽快話。

呂 一句話，羅士馬——我們不要多說廢話，親人！從此以後，你如何能相信我的

勇敢話呢？

羅 我不願看着你的失敗，呂貝加！

呂 沒有失敗。

羅 是的，若這樣你決不願去走比達的路。

呂 你不這樣想麼？

羅 決不。你不像比達。你的生活觀察不是在那種偏僻權力之下。

呂 但是我的生活觀察是在羅士馬莊權力之下——現在。我有甚麼罪孽——我就應當怎麼樣去贖罪。

羅 (固定的看着她)這是你的感覺麼？

呂 是的。

羅 (決心的)然則甚好，我是堅定了我生命解放的觀察，呂貝加。沒有法官來審判我們的；我們應該自己審判。

呂 (誤解了他的意思) 是的，這也是，這也是，我之告別，是救你的最好法子。

羅 哦，那兒沒有救我的事。

呂 是的，有的。但我——從今以後願作一個海鬼，懸起來如一個撈錨懸在船上，一般，就是帶着你前進，我必定去到海外。凡是好的仍舊保留在這個世界上，我自己不中用的生命却不牽扯？幸福已漸漸的過去了。我是永遠的放棄了？我必定要拋棄這種遊戲，羅士馬。

羅 若你去——我也同你去。

呂 (無意中微笑起來，看着他，很柔和的說) 是的，同我來——好作一個證人！我說我同你去。

呂 到獨木橋，是的，你知道你決不敢去到獨木橋上。

羅 你曾注意這個麼？

呂 (愁容而悲傷) 是的——這就是使我愛情失望的。

羅 呂貝加，現在我放我的手在你頭上——（即如此做）——並且我約你做我真正
的妻。

呂 （握着他的雙手。彎着她的頭抵着他的胸懷。）謝謝羅士馬。（放開他）並且現
在我願意去——歡喜的。

羅 夫和妻應該一齊去。

呂 祇到那橋，羅士馬。

羅 也跳出去，同你走一樣遠。勿論多遠，我同你一齊去。我現在敢這樣。

呂 你確定這條路於你是極好的麼？

羅 我確認這是惟一的路。

呂 若你是欺誑你自己呢？若這僅是一個妄念呢？那就是羅士馬莊中白馬之一。

羅 這可以如此。因我們決不能從他們逃開——我們在這屋中的。

呂 然則就停留。羅士馬！

羅 丈夫應該同他的妻一齊去，如妻同她的丈夫一般。

呂 是的，但先告訴我：是你同我去呢？還是我同你去？

羅 我們決不應想出這個問題。

呂 但我歡喜知道。

羅 我們同着去罷，呂貝加，我同着你，你同着我。

呂 差不多我也這樣想。

羅 因為現在我們兩個是一個了。

呂 是的，我們是一個。來！我們歡然走去。

(他們攜着手由廳房走出去，看着轉向左邊，左邊的門是打開的。)

(屋子空了一會，西爾斯夫人打開右邊的門進來。)

西 維司德小姐——馬車已——(四下一望)不在這裏嗎？在這晚上的時候還一同

出去麼？好！我必須說——哈！(走出廳房看一次再走進來。)不在花園裏坐

着。哈。好好。（走到窗前向外看。）哦，好上帝！那個白東西在那裏呀！我的靈魂！他們兩個都去到橋上了！上帝保佑有罪的人——他們不是彼此擁抱着了麼！（大聲喊）哦，跳下了——他們兩個！跳入磨坊溪！幫助！幫助！（她發銳利的顫動；她把着椅背，全身動搖；她很難說出話來。）沒有，這裏沒有幫助——是已死的妻把他們取去了。



民國二十三年六月三版

羅士馬莊

全一冊
道林紙
定價大洋八元四角

版權
所有

著者 易卜生

譯者 劉伯量

發行者 學術研究會總會

上海法界西門路潤安里十九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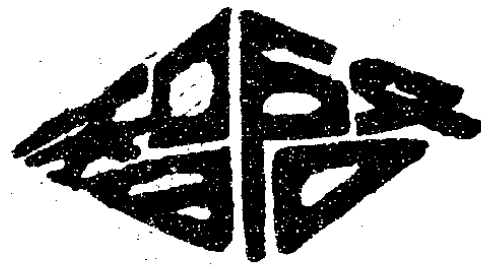
印刷者 啓智印務公司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4000

87

602222



類別	
名	羅士馬菲
號	126
號	B65
號	張維新
序	